

(明)陸完撰

先太宰水村集遺稿不分卷

明抄本

先太宰水村集遺稿



余曾

東

馬

馳情勝地小多年始到西山飲玉泉照影可堪

花其奈眼龍烟道人化物言猶在野色秋清意更便俯仰

興懷俱是幻又將陳迹付新篇

用林宗師韻三首

宿香山

忽俗心長在尋幽興每饒投林憐倦鳥我擁喜歸樵月影

移高殿泉聲下短橋香山今屬我重到不須招

登石經山

霜、燕山去茫、易水來野雲輕若絮汀樹小於苔秋色

隨人迥、遂望州舊戴經在否興廢不須哀

贈才師

山色秋口好、香登臨無俗伴談咲有幽人步屨

心同、冠如未許結社且相親

九

西山在望無中、香分衰頽應罷休乘興偶然侵曉出會

心真似有天生、循總誤平生計泉石總客一夜留布襪

青鞋何

夫世之圖樓其來遠矣未聞有以草為杆者彼之為用

多矣亦未聞有以茶者用草為杆而以誠名安有顧

子始何可以不銘之曰

廣平方誠本應黃鍾有物於此其制畧同其制雖同而用

則異昔以制樂今以較智落子韻、致志並專机安橫出

意在聲先戰鼓作氣既火則竭其鼓作意又始成列見

百乘忌鳴鼓而攻敗亦無喪勝亦罔庸文偉安石臨戎尚

爾館閣優固宜有此

和半江元日喜晴

曉來氣霧豁然收斗柄初看指孟陬淑氣五更回大地

春風一雨滿皇州能忘北闕恩如海且喜西山翠欲流身

遇明時慙莫補獨編祥瑞作新謳

補

真

真

真

真

真

在懸解

嘉靖癸巳十月起

孤影

年說我輩前途更有人知此

受天

哀頌

張店

哀頌

哀頌今欲投何處判把形骸委與閻得喪可齊吾可死是

非難一世云望中驛樹迷雲霧行過郊墟隔暮雲緩步

下車歸逆旅始知端復勝商易

謝泰以庚辰十二月六日為權姦所執備遭困辱幸遇

趙立寬恩免死謫戍自京師陸走而南今年此日至于

望南景州民間余得生還國像昔年除寇之感所過村落

樹三聲招呼聚現或舉手加額或慰問下車或涕泣不止

奇公亦亦為之感動口占成詩

驅車登遠道客意已飄然微服奉承豈偷生又一年適民

憐尚在觀我欲爭先不謂投荒去人猶未足捐

山驛

山驛

勞何所抵

山叢沙水仍合村蹊窄亦通歸鴨

投故客子

遠逐成蜀為客為窮

馳驅

馳驅

馳驅

且何城東覓便舟九死莫容天脫我一生

何事雲蒙頭乾坤納、臨鄉郡山水行、認昔遊老更

投宿處云西

日浦懷愁

天

天

鮑參

一蒙颯剛為誰十年前事都成夢不

做歸江

流賊在江時連地張巡撫造戰船七

人五蒙師進七十餘舟又賊兵皆燬軍賊余至問決機所

由蒙以程對遂戮之復集舟以濟而下令沿江不許

舟船縱舟往來以防賊混走於是上自江浦下至通州數

月計署備數日之內無一船敢行賊果困於狼山而就鐵馬

六月公余至此人見袁珮競問為誰故有此作

袁老翁有安驅車引童暨南出姑茂鐵短亭過四五漸大

麥齊簇、枯桑吐沉湮足灌田香鳩尚呼雨橋迴回頭斜

奇路修竹古火坐不覺疲涼思通肺腑康衢宣知老南冠

朱亮

石上北遠云

山

山

故教重

追教未時年未識江郎真面目

蕭蕭物有怨

烟橫句練遠峰腰恰似江郎東

蕭蕭物有怨

蕭蕭物有怨

蕭蕭物有怨

蕭蕭物有怨

蕭蕭物有怨

蕭蕭物有怨

蕭蕭物有怨

蕭蕭物有怨

示諸親友即...以詩送行依韻奉答

薛暉曾...尊竟無功業與時論近拋夜雨江湖北

東漢...世百年其尤亭清朝一飯六君恩藏

書半條...如好望爾孫吟頌

疎遠...慙何術領諸曹陋言子自裁桃李誰

隨躬...海拂衣著露臺蕭蕭回首暮雲南當年

亦有...老夫安能紀一夢大夢章

大...詩酒爵輕捐野食事功罪底須論梅花細

南江南路...秋風海上村似創甚愁蛇盤手賜探行喜

新鳳...恩牙戴練帙藏書在對月東還課子孫

新明...時不復歌離騷離騷之口說見曹晉年勲庸在鍾鼎此

真...行遙揮旌旄萬古橋下月波靜九曲山前嵐翠高

果...朝遺事史未備間遊記錄煩霜毫

果...題重王應制山水卷後

雪山...紹興年間夏圭作却重須知應制難卷尾

書...應當時和議成備安即視如昇平雅開緝

無...人爭斯圖極寫南朝士還有樓臺

可...呼漁舟野鷺能數但覺簪之境

不...同林泉

上...清風遠送筆精生量比只許馬融齊稱

碑...中原殷富百不寫良工豈無心者恐將北物觸君懷

恰里刺水殘山也盡終鬼効...更把飛鴻添在圖額

君且...國城頭有信無

非...絕見寄依韻答之

謝...轉優游暫轉奇我有短篇若觀賞底

潘...本...有古推車

公...自外起無餘事詩酒青山酒在壺

公...我惠出詩謂我憂時論自奇歆何

公...更披馬五更寒卧失知

公...是舊陳湖地年故有尋僧與何處西山頭一壺

公...自浦城舟下建寧

公...清溪行不盡茲遊誰解我情悽險過巴蜀三峽絕

公...七里龍步有白魚羹

公...無餘望何處茅茨

公...寄宿建溪玄妙觀西樓

公...下棲遲孰與同若綴添積雨松粉落微風先病

公...吳歸來過託宿且琳宮

公...城披襟無俗事拂枕有難聲物外

公...過、滄海出行止任浮生

公...福州西禪寺

公...寄吾尤寄為子覓春還寄戰天地委形皆若是

不知誰是獨有根義

老翁猶自疑 借渠園栽茄茄未熟摘去是何時

東望海 程雲生鼓山腰潮湧破江平懶散成

無懼風 何鶴鳴不歇旅思忽如縈

舊雨人今老重尋詩破溪明甚綠虎阜擁千螺樹維

交花亂禽驕變調多故鄉歸來清盡畫夏如何

前風蕭暢道中遺興三絕 大王卿卿

海上岡巒望若浮眼前風景画難收天應念有溪山癖付

溪山作勝遊 如尋近嶂烟迷麓似掌平晴水滿溪何

處鯉風來撲鼻糞田多國小青魚小與輕鰾絕無埃

街看夕秋霞裁戴相重影蒲田梗竟夫其似勸懷深

跡交通蘇忠惠公墳前感三首 蘇軾

早年曾讀賢詩忠惠襟懷未可期老夫飄蓬過墳下豈

如前是 法語誰似去爽精爽毛端池老未離堪歎

舊唐名 劉有蔡端朝 姚黃淮進壯壯花已

備洛陽 仙遊蔡端朝 姚黃淮進壯壯花已

野老 仙遊蔡端朝 姚黃淮進壯壯花已

團亭 仙遊蔡端朝 姚黃淮進壯壯花已

仙遊蔡端朝 姚黃淮進壯壯花已

仙遊蔡端朝 姚黃淮進壯壯花已

仙遊蔡端朝 姚黃淮進壯壯花已

豈枯如旋我運方為海上客身計未中朝中放赦時不藉

清涼贈 天踪踏更南邊籍

四六 曾國生 文韻和答 寄 吳

暮年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野介休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謝溫陵 守慰余 際有新章

日落風清獨杖藜盤旋數過池面牆高絕不聞鐘磬格
東陰鵬鳥

王龜山

山亭

懷非老

國落為遷生

城惟防瘴殘生豈用名

八二雙名聯句有序

鳳子出淵罪謫成海上忽

鳳子有寧馬傳呵之聲

竹林方外之人則欣然

所六君千八日有方巾

此詩詞可听非迂僻士

夜光之璧以暗投人莫

愛我知公未

此來畧不戴

聖樂

幸蒙

其田公歎我請與公聯

其收逐手捉其右腕曰

其志維遠蓋自午至酉

不啻志公之志

重及骨肉

知我然尚不欲語公

有田某者仕至五品

其鬼物隱之當其病時

其病已則恂

其出選之狀貌衣冠固

天丑四番未嘗米謂公

其病已則恂

其出選之狀貌衣冠固

其病已則恂

其出選之狀貌衣冠固

其病已則恂

其出選之狀貌衣冠固

其病已則恂

其出選之狀貌衣冠固

其病已則恂

其出選之狀貌衣冠固

其病已則恂

遠遊間汗漫高步出塵埃客大觀無不可細故何足想完璞
終自明環賜指掌客姓不許我知詩得步餘靈竟

白雲歌

無名

南窗夢

門開南山青采芝東海淨無羨好景

癸亥年念：灰清源非所託何用笑徘徊

已窮幽學望何處是與吳病骨道三伏行跡滯一榻火要
奮斷絕乍見鬼邪麻變終無與嗟此腐儒

下个體梅子真傳有評

林聖左王

漢梅福上書指切王氏孝威承納至元始中王莽顯政
宣禧一朝弃妻子去世傳為仙有見福於會稽父姓名為

吳華門卒竊謂福及上書有為國忘軀之忠而其去也
有遠害全身之智邀乎其可及已然王氏終得美漢

福果不死其心豈能釋然事收結怨姜彬橫被執辱不
能免幾先去固有愧於福遂舉過聖明彬以反命誅夷

三德之類蓋已皆遂縱得罪遂感亦何憾引偶請漢史感
梓柱重感以文不似秦秋稀咎在外家天下識

五原北

注有梅君獨臨書指切王氏長歎歎未

張國源

數也將王嘉華衡功德隆元始討其親

無者累子嚴處蓬萊海上山時渡道吳市華嚴即真
聖程屋滔、四海皆臣僕先生初志竟未伸精爽若存應痛哭

孤身父為權倖仇乘机附我於得國客客有靈女死藏殘生
漫得來南取却意梅君猶未憐我遇明時心已白神仙渺茫不
可期高客凡客四客未

九下遊

林

絲米數升一麥佐以饑明基野為要方簡易可速成薄

暮釀之侵晚熟憚煩更不須下箇頭上著巾端可流乍飲還
期入醉鄉晏酌更知痊病酒醉暮想歌鳥邪百憂消散諸
福如人愁見笑淳于子所操者約款者香

林

林

蕭行行李一身輕却為涼州也朝儲數酒故人供海錯旋教傳

稱學會時攢眉已誤當年樂曉夢公往事評哥世幾時
端亦好未能歸去且南紅

端亦好未能歸去且南紅

端亦好

端亦好

端亦好

朝爽颺、暑退初日高選把何頭瓶數盃濁酒雲山外一枕
黑甜風雨餘新甫遺宿誰為惜仙松生理自知疎形客添

則將焉託

月思學詩書

則將焉託

三十韻

文

未汲滄溟

紫帽居園林載出新假借得躊躇萬事

形骸外身憂患餘盤餐甘薄卧起受徐倚仗親僅客應
內卻莫甯樓逢今若是滿後更相如更得致身地千年避

事未敢必既為盜賊虞復為號虎林且多草木腥威之易
為疾側豈嶠嶺間危險唯具或成斯在也擅官海環孤城外
無夢地沙泥不可耕海流日疾吹龍泉必不堅城內數百家
別無所經管軍餉不繼相何從得地無速惡名實出煩瘁
不聞設到於今謫官無過者季士既憐公曾謂逃寇假胡
為至於斯豈必有以也豈其無親睚眦患在相恤寡我聞
夷新營備省更自慙本是蕭蕭雨以棟梁擔以復不量
由欲辦良與說致此信有由千難甘或復惟望更地仁連有
計天雨後東張漳州
北山風雨來頻更滿城郭高無處曉涼清思在簾箔幸逢
地主曾族高得栖託所畏地稍偏吳蒸秋尚惡况自多羈
愁聞事多如縛從茲病或減瘴遠宜勿憂也
晉卿獨坐二首
黑雲瀟瀟猶未雨先有涼颼含青帝獨坐無聊且展書燒
過永沉香一炷捲卷悠然世已春不覺地鄉典故鄉但愛
當窓鷺者好復有蘭菊芬芬芳芳思無事方獨坐草堂此
生運境萬里遠成雖隔天一懸尚每還任我閒來却觀世間
人誰非弱草輕輕塵遠處火猶不知去使自為天之戮民
此並張澤州詩飲南山寺三首
山寺招提枕水濱若將浮海此通津興發實動三韓興遠寄

有為首粵人霖浦蜀崙嵒我在主若終受典僧隣談評莫或
遠交連向難猶堪學許詢 哀賴百粵人無不臨水登山猶未
備然外清 日飲佛前香樹鶴鳴松 海潮樹上無枝葉生
會備排憂 昨伯醒却余僧長鉢能散散何處是苦瓠大
飯晚雲重 讀明卿詩
小對月明十三日夜坐書懷詩
萬死家思又二年殘燈照影共凄涼秋風孤葉歸張翰春漲浮
萍幾處度華世口碑應自感莊周報費蝶又誰編鉤深索隱文
章難曲突終居爛額前
其子園林雜興十首
吟以野立
吟諸肉瘼底須嗟是處園林野意多此地寂寥已去美
猶看兩三薇木小園休道是禾黍蒙穀盤旋猶自家何事
偏懸與公北山攜外傳舞刀生天數雲中園環以溪傍溪
似腹為畦云玉潔物能神速一雨黃葉帶風飛池水清清有
餘更添天荷容魚敲針釣鉤垂垂柳絲垂江潮屬老漁
衆象蕭條死復蘇作亭隱藉藉復蘇蘇地清陰東坡
是矣燕巢無 此中前日是荒墟如曾有新亭勢翼如無雨
無車馬 溪收拾宋頭言入老樹棲身事蒼苔細草
何苗數株松蘿草生看書世隔瓦礫都消遣 前時遠橋多
朴樹剪去新栽數竿竹何當披披復披披森森綠陰地還屋

壬午十月始

東南遠望海濱來園林縱好空堪惜路如真作澤南計復取
 離花淡上栽 雨梅百尺倚頽垣老幹癯繁枝尚繁傳語花
 神如曉我 淚痕到始還現 固望外亦
 整情迷離論建疑偏憶孔融或身感對蒼白壁忽肥忽瘦任青
 領蓋情端定由來事月旦終然豈太公而不以通人達意以復
 苦歎張薄拙謂予昔處留貴而雅粹命在患難而自若以端所希
 客像那男兩如索豈是真能外死怕想出通雖所慕深源談諒恐
 非情遂迹老馬心空在湯湯飛鷗臺尚驚獨意朴忠當不誤取期
 顯王賜歸耕
 壬午登夢山 又客來端館事執或扶疲亦此登臺交
 洲海洞虛觀老平峽秋清宋王氣黎庶喧填看我集溪山究
 轉近人來殊知遠就番增感只客意高進酒盃
 壬午憶直象長卿五真 始章吟計
 越豐懽懽我乃捐軀刀霜嘆念奉心身新時過鼻猶酸涼海秋
 風隔鴛鴦香雨寒摠教垂老淚枕簟不自乾
 憶居縹緲地云死病初回委曲家信淒涼痛爾推百憂比皆
 在慈玉由摠成反英爽奈何處知還為我哀
 有誰誰不死屯難爾偏遭觀景非真承衣獨獨布袍遊現
 飄然次遺魄寄僧曹未協千秋此尋思更轉閱

舊遺骸曲日爾初未能起猶子守方輝饒深又早孤如何同氣者
 獨是二叔始有後發多事吾素清也無
 慟哭遙何承况思且慰情田園無處學詩益足馳聲縱不居
 高仙非必度此生幾時將逸事還狗龍頭旌
 壬午遺興三首 壬午 十八日
 偶憶廣其拙殊味憂患端中辛辛亦見同看空漫凌晨海氣
 瑤池日天風寒素境已若是某把鏡自看誰涯復能幾念至
 摧解時悔各作不識天地寬客在死喪餘職在漫羈旅生者方
 遠離死者猶葬土我屋已灰頽然獨獨獨獨福善天之常或豈與之
 近哉前塵應人得禍業悉數所遺飛心每素照千古
 壬午 壬午
 憶昔強壯壯壯感激能時需遇事輒驚所求不知其愚晚乃大
 繆執縛焉得因得達至人作教死應商販救死已云幸段齒
 復得須臾夷六何陋憐感非大嘆少回
 壬午 壬午
 壬午祭天妃歌三章 壬午 壬午 壬午
 天俱虛度以輕舟舟風渡江既發而風大作欲進不得欲退
 不來結死在瞬息矣舟人謂余若夫此果救度幾可免余乃
 以禮重謝而前而舟可離猶未也其也乃舟人度曰此即天
 妃樓身猶未徐分而二猶在橋頭而後此舟人度曰此即天
 妃樓時也至此決無患矣果克濟余感天妃之德心每曉而
 壬午 壬午 壬午 壬午 壬午 壬午 壬午 壬午 壬午 壬午

此云祀廟者教百擊鼓鳴鐘竟而即蘇解其稱述者何語詞
 下是知事者則曰皆但言耳乃係迎神廟莫送神三章俾守
 此廟者歌以祀焉未敢云報也 咏春小序
 此美迎神鼓吹、方鍾鈞、維穀、舞、羅兩極望夫焉、方未
 降、終、應、舞、方相迎風、岷、竹、雲、雷、響、龍、方、成、退、征、畧、咸
 池、皆、既、旋、體、拂、扶、京、方、又、矣、應、神、舞、隨、方、下、土、非、君、誰、祐、又
 待、昔、采、陳、澄、士、仰、方、一、俯、君、知、昔、矣、知、我、感、著、亡、天、軒、百
 與、之、精、美、矣、嘉、忘、權、方、續、綱、目、若、南、觀、道、耳、若、有、聞、竟、若、泣
 昔、咸、欣、矣、五、聲、平、若、歌、紛、振、舞、方、漢、矣、漢、雖、定、借、物、方、芳、積
 孔、慶、香、五、德、壽、齊、三、光、時、現、吸、南、首、謝、國、陰、陽、君、之、靈、方
 皇、圖、之、山、隨、馬、之、水、草木、青、香、香、不、死、矣、蒸、甚、方、疾、疫、比
 土、人、愁、考、况、受、辱、匪、君、誰、德、應、茲、應、局、耳、陳、微、誠、方、短、章
 國、桂、酒、椒、漿、君、度、幾、方、或、享、以、維、斯、外、不、續
 此、送、神 民之陳悃悃、方、猶、未、得、若、是、應、廣、大、方、自、四、方
 靈、境、留、方、無、幾、儼、與、衛、方、將、翔、若、應、客、方、穆、君、之、仁、方
 如、可、掬、既、公、以、列、方、嬰、情、孰、繁、舞、方、散、噴、雲、起、填、龍、飛、方
 觀、良、矣、有、嗚、方、何、處、見、東、海、漫、之、始
 此、幾、樹、散、上、蒼、海上、老、漁、頭、似、雲、晴、晨、未、自、蛟、龍、穴、殺、我、樹
 此、幾、樹、散、離、奇、色、如、缺、盤、報、恩、者、其、生、豈、同、凡、草、莽
 陳、陳、難、附、枝、死、心、終、無、哀、落、時、如、彌、彌、固、好、其、如、脆、根、山、不、打

此置諸在度

此置諸在前

極、手、歲、豈、如此、樹、猶、枝、葉、全、雖、死、不、死、長、在、世、有、瘳、七、繞、即
 撥、未、知、何、物、交、化、于、中、蟠、九、地、陽、回、將、動、庭、前、定、有、風、雷、搏
 鳴、呼、兩、向、異、物、豈、有、涯、平、生、知、戰、事、井、姓、南、來、所、見、不、可、以
 憑、記、但、將、此、樹、歸、向、中、原、誇、 出、富、夫
 此、于、暮、前、靈、物、三、絕 下、詩、詞、類、集
 此、梅、花、覆、滿、地、燕、子、衝、心、多、毒、意、似、相、戲、我、來、將、奈、何
 此、驚、鴻、飛、過、雲、氣、散、散、藏、其、角、龍、龍、外、如、何、是、畏、人、金、八
 此、池、魚、肥、未、暴、水、落、且、泥、蟠、梁、亮、西、斜、殘、忘、彼、江、湖、寬
 王、忠、壯、香、曰 不、覺、逢、春、是、吳、鄉、老、來、身、世、已、都、忘、儵、然
 此、唐、吟、無、體、一、卷、殘、編、一、註、香 卷、二、歌
 此、非、春、風、數、誰、言、冬、日、經、經、寒、不、能、離、蕭、條、獨、隱、几、自、教、平、生
 此、學、而、長、日、短、夢、不、敢、隨、仕、郎、畏、回、頭、每、忘、饒、向、來、被、青
 此、紫、余、素、蛇、已、蛻、脫、作、遊、世、人、已、懷、蘇、降、流、老、矣、天、南、飄、飄、然、我
 此、蕭、蕭、索、索、梓、光、照、我、愁、不、破、愁、不、以、以
 此、亡、音、廢、寐、歎 憶、昔、昔、喜、或、眠、最、後、夜、最、高、香、標、未、未、夜
 此、思、覺、相、初、眠、無、所、念、合、眼、思、卿、昨、展、轉、已、醒、思、慮、不、可、即、雖
 此、云、蓋、燕、地、精、冷、心、通、勝、天、空、寂、無、聲、時、間、木、葉、下、入、情、自、憐
 此、悽、物、理、然、化、化、鷄、鳴、一、睡、熟、體、暢、心、無、價
 此、且、謝、張、漳、州、蜀、法、酒、饌、乞、其、方
 此、射、洪、清、酒、寒、仍、綠、未、應、改、此、清、如、玉、雲、安、麴、米、春、始、熟、月、月、

能香清泉泉其土沃惟嘉州自開酒重花繞樓此詩必本州
 制摘花釀酒宜其優繼後蕭條無飲興元生常如僧大定哀
 疾偏滋旅政自有飛蝗耳鳴聲對此不飲亦不飲本擬長醉不
 醒醒莫嘆此翁忘老我更何故仙酒醒一
 梁子取北山戲僕二首 輝城外多喜言國惟北山開元并其
 吟是父母縣舊煮粥煎茶 北山并詩勝饌酬不費歲仙調水
 得帶膏肓行無半里腹中真弟有近潮 不用深穿就豹
 群白鴉雙楹不青雲須知蛙蟆等常事功比行諸阿段動
 下夏雲稠秦烈文之所居也 莊鶴亭西南 卷
 安元萬者攢連迤兩溪抱風挾雲連涼泉流到靜皓
 言 宿仙掌石 漫道乾坤有牛頭且陪科老鶴峯遊春深
 野意連天綠昇春多景作線風殘曉見伴區超物乘復疑空
 駐山頭靜然更得凌虛快病事練為夜細
 言 登普照巖 其詩洞天高典藉石為鼎石打羅我六隨眼
 登野僧潭欲避可人幽鳥故未接連瞻秀色連三品俯瞰清流
 涯兩溪高第若從奇絕數青霞金讓此出題
 天 登仙湖 重過江東為仙湖又將瘦茶猜人扶
 村烟遠見民庶海氣冥泊棹孤蹤歸處山道堆堪壑泉綠
 登看雲滿藏未欲就雲端宿僧且問能借無
 聯八松棚 落石何斜疊疊松柳把松枝小結棚

便有清風未颯縮更煮微雨落庭園知問越出樓者却
 是相探獨此僅生起不離心轉微劣始若穴最深層
 廿 南中足懷南 卷
 開田戲苗熟五月即種稻春深雨來遲秋燥志稻藕粘棹
 力不造園聖困新詩深浦有龍騰風猛雨偏火沾彼苦不
 多農事更懊惱豈知造化心終惠不必早昨者甘澤降長
 陰結從仰觀遂至申五日勢未動瀾聲皆鳴雷神原不
 涇涇勢勢千里間氛氳悉已掃盤賊不費米豐登自茲
 光夫夫與趙隔養生固草一見凡冷閑裏一不掛抱懷於此獨
 傲然雀躍哉敢倒上蒙朝廷賜藉藉官長好天竟相感通
 諸福流傳此僑寓未得去憂發想堪飽故鄉去年秋所在
 聚羣羣今年無信來豐凶殊未定最願領眼前并置且勿道
 小 重遊雲洞用老米題多景樓韻 廿
 境憂憂遊勝惟于綏坐州飛霞決隄入遠思逼人來俯仰
 皆陳迹乾坤復此盆如此元自好真不羨陽臺
 同 謝蔡文繼為尋作草堂地復用前韻
 屋擬休若築窓還面水開來留雲滴地端倚鶴峯來外
 物從空手殘生付酒盃不將形勝地底作望鄉臺
 孫 謝心端龜岩 天 言 卷
 瑞萬危石畔倦足也趁冷與雨溪山淨臨風竹樹蕭蕭現

重閣初公適守茲城旅拒既不肯園墓仍存想未以死自効
此意殊未朗殺身以成仁一死其正枉終彼當時臣均受元
操表惟公典余閑守家獨慷慨壯死而取光彼死而草
墓尤原若有知其誰不此類慷慨委亮特空堂儼遺像
忠魂知不留英安指楓樊我悉拜桐下感激聚瞻仰不必為
公悲經當為公費

自題上

其四

海上書卷藏山頂上 海納川浩浩瀚出雲方龍從望
中原望之不見但一氣方濤洪濤濤盡何事聊因涉方從容
亦上書法石僧房

其五

處世難

荷過平小萬山松堂一榻惜僧圓而今識得山居好不似從前

至如漳州劉雲從秀才送我七百餘里堅決出田而別遺之一絕
雲錦山青海色明未歸何事履端難漳州認為雲山隔不隔劉君
八人自高碑移居東禪畫道主僧費托

送我情

本殿喧繁涼靜間豈能輕舉出塵環西禪漫向東禪去
猶春山見野色間

其六 近頃天下事

其七

青歌兩度佳情一草為愁之詩和直南寺中 畫舊韻與之
秋風幾度雨深林坐听參差谷蜀吟英地委形在老病蹊
山遺跡去來今行迹所適殊無約席不能溫頗有針獨愛
老僧猶識我莫孤含笑索詩心

以由憶雲洞音 城郭尚餘暑不向山中宿秋月空石壇秋風

自弟唐景物念我必是以供幽獨獨願對樓上編晨夕睹病目

六二 東山舊書高玉色朕東海香求蘇蘇衰老勝事羅茅
堂洗事既臨流舒嘯復登閣莫熱製重上姐豆及康桑

此天周得既都關載酒辨棋過我嘉祥盛日而別同有詩次韻
樂與雙將舊相知酌我清樽我我棋樹空鳥窺人未去

重雲與我意復疑雄心固在堪誰敵病酒無緣可淨醫只
願風塵常不動時停小隊此江濱

其八

初心直欲鬼神知得喪尋常寫我惟愧消埃無補益敢從
羈旅懷東還高軒數過情偏洽宿好全無癖已暫但便

殘年仍飽飯不妨長在海之濱 南名欽 王名翱

新得僧負犯過東禪乞詩共之五律

南憶東林別遠公東禪偶渡滄洋蓬蒿眠觀千山雨
散步蕭蕭萬木風物外獨將僧道空居其長客相逢

進人老句非無為香文綴中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其二十一 其二十二 其二十三 其二十四 其二十五 其二十六 其二十七 其二十八 其二十九 其三十 其三十一 其三十二 其三十三 其三十四 其三十五 其三十六 其三十七 其三十八 其三十九 其四十 其四十一 其四十二 其四十三 其四十四 其四十五 其四十六 其四十七 其四十八 其四十九 其五十 其五十一 其五十二 其五十三 其五十四 其五十五 其五十六 其五十七 其五十八 其五十九 其六十 其六十一 其六十二 其六十三 其六十四 其六十五 其六十六 其六十七 其六十八 其六十九 其七十 其七十一 其七十二 其七十三 其七十四 其七十五 其七十六 其七十七 其七十八 其七十九 其八十 其八十一 其八十二 其八十三 其八十四 其八十五 其八十六 其八十七 其八十八 其八十九 其九十 其九十一 其九十二 其九十三 其九十四 其九十五 其九十六 其九十七 其九十八 其九十九 其一百

其十一

昔名出頭香清光照我妍獨吟相對處客未歸前野俗
其對處香清得靜優暖然

其對處香清得靜優暖然

還世處靜六僧便但得樊榭甚安若定隔年

文儒感帝 追、海角與天涯歐陽即家除却登臨
 無處事儘堪羨秦書謫南華 日月長留我對疾山幻旋真
 筆欲揮集文深麓有殘碑散髮衰癯閑得虎咆
 林野舉司空過訪 西集四
 司空深念我戰猶過江東暮 清興語冷、古寺風鍾情
 應莫求安分不知勞以偏之 悔其論交孰似公
 無處感 不為 許與謝靈運
 遠方道起行多阻鄉土年飢信來通惠在南身歸不得又
 樹衰現情秋風 八二所不
 夫莫此謝華言歌 蕭山翁者福清陳氏散也以能言又
 主事華言著名國初今觀其言真是不遠萬里陳康
 聖題餘者有此人作歌頌之 或大
 國初以來華草言但云三宋紫簪數面未止得黃山翁怪狀
 奇彩就觀肖如張之類如秦蘇著對蛇蛇作行題長各
 是應其鶴肥瘦爭妍梅共揚初觀舊筆從橫述頭謂解
 生休爾散陽其奔逸絕塵時更覺浮丘頂碎易鳴呼兩
 飛過陰陰氣已粗世人那知每可題前選之風未能復
 上野鳴回蒼山間耳 長林森大具乃有鳴蟬聒如何當
 嚴冬此鳥常未脫隲若雷盤若歎若衝風奔車復旋
 磨石題曰聞陸、此皆沈之態沈村何似對

癸未十月

耳答 自君生于斯行尽即如馳百體皆非肯何獨訊或為
 請畧言其狀声聞本皆安因安渡生疑展轉徒自詎有術今語
 哭七獻清泉伯二首 雖聞如不聞
 連信初聞一豎侵俄聞郵報已淪沉晚逢加運道彌着早
 冠廢科世素欽醉後劇談猶在耳衆中高論未銘心固
 知錫贈恩如海惟有哀窮淚滿襟 言小
 憶昔南宮虛位時純忠懷類聖明知雍、本自素門徒忌
 刻猶懷捷徑疑復厚累然當世服功崇必後人思澤渥
 七勸為天下事為聖平哭我私 八二所不
 空臨辭下事有感癸未十二月 諸二
 鍾黃不可好頭素為世重坡翁猶未然而肯而秀調洛浪
 以草鳴因足誇汴宋初觀道勁豪似向本天縱旋竟所掃
 宿時出顯陳荆悠、晉魏風都是真寒暑意若南行朱
 雕帶時、焉知暮春點落清還風雪雪其過還請願厭江
 出拘豪邁無所洩借此聊自娛 寒心來能平不免行之
 書闕來無一事把撥竟日餘始覺有幾微教過終不如
 眼肯安能強投筆空嗟吁信我落筆淺淺見詎可誣呼
 意加科龍龍覆而載諸 音和兩以必二
 詩山池 古寺得惜居俯數有平綠蓬垣脫猶茸旋
 為除霜莽莽於中築小池園環六也其以貯下山泉不使遂

長往主積復為山仍作三峯象其中獨巍然左右俯而仰休
岩何所植梅一山茶兩遠麓梨與椒益之以條錫山池夾花
竹風景即勝曩脩然念我心目夕還策杖豈意投荒來于
茲值幽賞山池日以賞花竹日以長可念造化仁物自得所養若
但如人心吾其猶憾悵

獨坐

獨扶藜杖立蒼苔雲影天光逐聖開野
鳥亂鳴知雨霽溪帆齊上覺潮未係、白髮身全老滴黃
梁夢已回此際恍如吾喪我不思還在海山隈

春至有感

眼見陽回氣已和微風細雨滿山阿鳥飛
霍方從藕花荒斑、即綴柯造與豈無新句在傷春其奈老

懷何傳聞水旱數千里早願東皇速處過

蜂歎

簷下兩蜂窠左盛右衰其故何盛者駢闐
猥鼓翼如鳴鑼粘花扶水米佳、伏若太倉輸納驅車負擔
踵接而肩摩衰者伶仃斷續所存殊不多或出或入持螯要
聲則間門寂寞人迹罕到可以施雀羅雖然吾見其左晴暖
必兩衙時刻不撓又見其右廢衙既已又生計皆踉蹌刀
知一盛與一衰在此不在它物理感我心三嘆仍高歌

除夜

造化如將促歲除蕭、風雨暗僧廬
投荒限復何如滿重六年惟此夜餘早著已無堪紀續
曉耽猶有未工書山中甲子還逢幾故國代鄉總任渠

歲朝

新年眠猶是六旬六夢覺遽、已隔年性
命苟全惟一老安危攸係有諸賢焉知異世將誰擬願為
初心益自憐風雨滿林人迹斷與僧相何坐詩禪

春雪三十韻

閩土春多瘴天應以雪刊青娥未及旃白帝又東盤瓠
從雲表蕭、入夜闌過牆看嫋、抵竹聽瑤、殺破梁鴻燕
池明鏡對、寫忽消嫌沮如稍積幸丘壇到地無全片乘風
作小團映簾期慢舞綴袖欲徐彈胃、荻皆呈潔團寒
不掩丹遊峰不見影嗥雀但聞歡駭犬惟狂走豈堪率
聚觀炎蒸宜為減溫計定教寬慣見他方易奇逢此地

會真

唯我心聊以適何事漫如剗日瑞不言肯居溫鮮念寒霏微
連百粵醞醞起三韓南眼愁沾濕中原苦暖乾昨朝暄
欲汗今日冷將瘳無乃天工亂得非人事千未窮消息理
莫究幹旋端變化逾反手紛紜甚弄丸山川原若画汚
染悉成癡新長遭輕折餘枯得暫胖本非能潤澤徒欲
忘欺謾調羹誠難望飄零自可難粟虞猶禁瘁凍足且
蹣跚客火囊垂罄求重篋已殫辛留村酒濁更賴主蔬
酸飲罷吾其醉詩成雪也散閉門還自臥不是慕袁安
生別嘆 肯有所員手有所携有兒在抱夫隨妻其後
送者五六人中有一老翁醉若泥醒者曳之不得前掩口如訴

還如啼行有回頭與眾別有淚無淚皆含誓問知貧從化
鄉去親戚相送過此蹊就中醉者是其父臨老別子情更悽
我從前年別家來情已割斷不漫迷天晴偶出忽見此楨
覺風日皆悽誰為人生所至限生別即與死別齊

上元獨坐佛前有感

長宗固小邑僻在東海濱

知有令節歡呼動鄉民然燈設酒食會合親與隣競言太
平樂休負天地仁乃知六合內沾被豈不勻我獨何為者索
居但令羣不恩盛年事豈計後世仲分彼城光顯此無
上元後三日與住山廣珣同登首石山頂廣珣云首石或
云是獸石謂其形如獸也

居山不遠耽悒、安可能今晨呼老衲登高覽其繁信
此山有靈驅彼薄霧退一十餘里直躋獸石背冥、
越榛莽杳、陵靈竇頭覽襟襟豁不受塵埃礙中原
在何許巨海當面匯東望不可窮白日小曉暖俯視萬壑
間浮雲固多態因繼本綿亘安幻成破碎沈泉出岩腰
數縷垂珠玑百步為我饋崩石怒欲落幽花亦可愛鳥
飛不能到鹿走自隊成只疑蒼涯深定有仙人在無路
可以通互令發長慨我興雖未闌我力則已怠頑童尚誇
健乘危共掀礪持拓更縱火半嶺如染黛堪供一咲樂
取慰何足諱歸來卧僧廬還與山相對追思所經涉虛

猶未償我將復神遊把筆聊為載惟有念心處言之終莫逮

閩鷓鴣

血氣已衰眸子暗今年歸得故鄉無幾

取醉方自慰林外幾聲山鷓鴣 又鷓鴣應惜遊人去半

雨半晴啼不休偏是要行、未得底須饒舌苦相留

早春散步五絕

其海上山林日、風三分春到一分

空初回草色猶慳綠未落桃花已褪紅 其麥葉青、

棠蕊黃一溪饒浸一川秋鳴鳩語、猶呼雨總是無功也忙

其獨步尋春花蒲崎樵夫識面語依、相隨共進六七里橋

刺藤梢任掛衣 其二曲墮垣致樹花不知名姓野人家扶

筇默看未能足惱殺主翁呼點茶 其行過山坳漫水隈村

童一簇笑喧庭野花箇、蒲頭揮共洗牛羊作隊回

遺興 今朝十分被春惱試覓老僧下下山獨自呼

童澗邊去無花空步兩三灣 其符生換扇 其隔竹靜

者季慶方伯之族也頗知棋 李倚收書也不來 其有隙者其

十餘年故友人也 李倚收書也不來 其有隙者其

此之度州李倚 花落鳥啼春自老臥看山色任蒼苔

其父笑吾衰件、慵感春偏似昔時濃虛簪獨立潭無事

暗數粘花入聖蜂

憶和卿弟 其一重六已過吾甚老汝今花甲小重臨

惟思初事渾如昨別向衰年曷可任人世艱危憐骨肉祖宗

陰德勝簾金置身百粵何時見風雨連床夜心

起本經氣直昂
山靈有深意

岳老相思第與昆且將何事自溫存世間嗣續人所重膝
下子孫君更蕃已見曉蟲露頭角便當磨礪作璣璫莫
教親我遭危辱熱熱吹簫散瘴瘴

百年遺構付洪爐汝創新居知更助但取堪供晚境足底
須多為後人圖先治竹院兼松檻仍作瓜疇與芋區兄弟
相携真可樂未知今歲得歸無

陳生以棋過訪手談清涼又消沉又何文揪局上尋得
勢兩行欺萬騎扶危一著重千金間居本與世相隔飽食惟
堪此用心物外有君殊不惡底須能辨漫昭琴

觀六平山燒臥聞爆竹響起見烟夢茲最近寒食誰

舉燒山峰仰視六平巔草木初蒙茸燕掠既其及上策惟
火攻遂若大船縱又如遊象衝臨陣時火殺過蘊復更陸
陰疑奔蹶烈知乘風勢倏奔運猛點落甘泉紅壑底
慈潛蛟雲端起臥龍崔嵬修蛇繞忽交重但嗟方長
奔奔奮起盤土孰能顧火令威復毒最危蛇毒斯去孤免狡
小南驪陰亦可廢則此一炬功

策杖出門無所詣珍編海上東山際忽值梨花
照眼明相對移時不能離態似海棠無穠香比嶺梅差
若細睽自微為舍後酣帝南猶為弄真溪却笑楊柳賞文春
每珠只令媚女曉復怪繁李蒙轉誇暑道編裙并練靴

豈如此花在空中俗不賞不誇無量齊曲水麗人徒自麗近
前怕嘆惟霸驕我得近花潭不嘆香色飽噴著桑枝婦
來頌花猶未替花若有情我亦情

買圖棋戲作有序自遭患難廢家已久飽食無事
漫思藉以消白損果易得棋可作戲作此

吾家亦與無兩局戲又拋金小頗願來棋我每換得
驪珠三百顆莫嫌間物件間身况長未與支離親請看人子
著安何須更說功名人或謂其有底際際暗何堪供剥啄
豈如食飽一覺先睡勝負兩忘然不思君意亦不虛老人無
強轉焉知大生正在適意耳未如魚珠綠非魚君不見文兵長

胸中散銀得喪是非都不等
吳南大體特存書存同尋奇試錄

當黜故改書尽断也無一字刻京師雖公不念從前恩折
簡還裁嗣後思犬馬未蒙歸盡日鵬鴻新赴網羅時獨憐
三平餘年事老已渾忘火莫知精以如精亭郭吳公傳中云同
邑陸蒙宰希政府時待公落索遠去書及我則海修回不飽陸
且愧且嘆面吾為吳公所容久矣蓋唐書也宜吳公有後云

八之腹肥少便空腹先還腹造物與我無意無已許漂零
全幾福可乘來客何來腰長愁添新舊何食多汗番嫌此
漫庸堪映海南蘇玉局瘦思騎鶴上揚途

女野不送菜

借居山寺又識吳山下人時送菜

我與蕭新冬正溫間春燕山暮雅水等苦云僻陋地瑣屑不足

珍溫言以謝之知膏意本其我非膏深徒本是淡薄身

平生溫肉食素志恒村民晚下適患難乃與爾輩親

有無等相通答報期必均不如趁給遺感物生怒瞋

金鷄山下

金鷄山下

斷得枯林地不知掃掃是何年

細爾新相暗海陸衰翁情緒不堪知

此何時

重德莫時惟復類曹公

夜散

晚曉

失空不厭雲岑得夜靜惟聞水碓聲

纖佛燈燈燈亮懷抱那能好此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前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晚曉更數再拾前韻

中已悉僮居且伴我寂寥故卿舞去知何日

瑞華旅寓蕭條日端陽款素藉簪符思漢典解持感湘
墨地僻忘巾屨風清入戾戾利醪堪以醉不必問醇醅

習俗殊堪怪紉、孰可訶風腥知浸截月暗聰吹埽

鹵莽農勛喧嘩雜戲多滄蠻蠻土且莫嘆跼蹐

皇天無私人有歡憂有不雨農皆哭伊誰感格

天意回之雨。遽朝自沾足點。非珠亦非玉。綈似饅。還是珠。

老農耨種行水來短蓑迎風舞獨遠流寓之人歡喜不歸

却念南中美北方去年水浸旱饑荒流離數千里所以致之

非偶爾語也調寶當憂此弟子常數不可為又捫燕尾彼笑矣

尚有山堪借何妨幽壑蒼苔白雲常滿谷流水自

萬寶齋
無事詩書遣懷時
休病
元坐
把心齋

養心殊有得忘世更何縈萬籟狂亭足五杯虎脣輕臥窺

不獨可待海潮平堪咲漆園叟高意爲希

禮衰廢六何論獨恨正風遠深悲古制湮漢儀

其謬也。讓諒之。非倫際此文明日。誰將大道陳。

其八
閩多暑地得雨
雲隆疎晴思蒲
林發炎氣曠

慶藏區僅丹荔熟更益籽筠香臨美都忘出綠堦百杪長

雲雨便連自四山仍出雲晴光時閃陰曠轉紛、地僻無來

往年錄寫見聞香傳茉莉故況水香浸薰

賸甄哭叛傳王守谿先生
江華舒懷立

痛哭聲聞
人具非尋常
魏科

平運撥置身白王堂雅志不俱痛力學如追亡果能大成就落

等與耕種必當當文居細草傳良最爲難作詩近若汪馬不

慶至今有遺苦晚歲登黃閣懷恩力全張先帝在諒陰大柄移

惡穢邪獨不與貶謫論常慨鍊盡書謝天子引疾登歸旃憶自

郊既盡雲路爭顧頡鍍駟或再膏雅公則如忘公得就泉石以興

體共康道是俗學文豈不蕃昌竊嘗覽公文匪若時世裝根

李相公經音析毫芒淹貫剡民頗愛左與莊微詞及高論何

既若是重矣仍禪皇壽至古彌壽當留青瑣叩錫典命必殊

易曰君子居則遷吉

流譽必彰可以含吐則何用多儲儻但件其文章非公漢諸當

看費資費。早月餘竟至不可續。我欲慕公文效顰。徒遑。壯

獲從公後學夢徒踏公歸我在朝相如夢商音問雖不斷不

鬼半載強力小任刀重嗟我罹禍殃皇慈不忍殺免死投炎荒便

遺德遇家勉舉老母喪公猶不烹絕贍我來墓傍語及危辱狀

淚出眼腫淚盡我亦不幸喟許銘過房上堂附香至感歎海神童

言乎異身死其手還於鄉包山跡金湯斜帶石板谷山冷泉已矣
此語空良我父爲章也生死不相量猶去見公墳再拜奠一幅

新修舊作更覺天誅、
留此月也

天堯湯遭王總督過飲 中忽有警語語列盡長地僻人未火林深

風進涼園山踊躍琴筑澗林浪竹蔽僧扉暗苔侵佛座荒棋心

殊榮法詩律機難當訟省刊畫綰通和將名藏幾時還故國
飽飲甘花辨別去安能拾遺通華著

天李春都若讀書圖 小六由五

秋山過雨秋風涼山人校書方據卷上拂雲群木合門前覆路
百轉荒涼樹葉微月未上野香未覺著著小橋跨水無人行
孤鶴歸窺有未注西湖處士遙思楚龍富山人不可呼未知李
在為誰隔水墨醞藉丹青無我朝画師六無數戴進山水
續續成却愛此圖堪雁行金華揮毫付長句

商喧喧況連日怒言煩度詩以解得喪未枯火已齊幾年何
處來雄樓墻低直許於荒過樹葉難嫌鵬鳥啼老子固知身
要幻亦重休訝面生烈熒熒哉造夜堂如戲惟有凡人箇迷
天並老所羈縻一老獨瘴癘箇均語連朝病衰頽萬里

身繫身投涼偶中僧送茶堪跡漸進人憐低頭感愧頗

二鼓是暑佛殿 醺雨濃雲悶病思炎風侵曉便如烘暑
年漂蕩情無賴鄉井飢荒信不通寢食皆佳猶勉強江山雖
好無從盡歸依幸有西方聖應與清涼一榻風

臨海閣記 虞帝宋克日意陰陰廟時誦數思小廣均被物

無私應應終終禦光整分莫離憂憐身幾事能有幾人知
謀罪重難消滌皇仁自布昭平年寄道萬里獨身倚感嘆
臨海海悲歌聖王求當幾時聖史記重下聖明朝

合像存季書 殷三仁 不具順火

或奔或死或為奴臨難三人共果圖身不論心但觀迹如何同以仁

西園集齊 生始之 斯世故何依

聞鼎養老既來歸牧野師來漫謂非不賴捐軀明大義靡然

林靈叔孫放

誰乞寢丘

死埋人

繁園相變今手榮辱去來心不留當時已自清徹底死後憑

衆人國士雖殊遇委項策名比龜茲崑崙末路知還愧莒國逃君

辭紛排難匪身謀豈但當時時通常有清風存宇宙幾君食

外越夫大范蠡 霸越美、爾矣一人先去入誅見機只是爭

遲速運是平公智與愚 不田吳伍員 親警得渡藉

無兵諸殺俘屍事六輕惟有越來溪上水至今流恨不能平

私密建侯高皇大度使相結更憐當時真是否

以漢周亞夫 將則成功聖賢非復後元時從來

擊令皆陰道後世惟言許晉書中漢沒點 漢武徒知社

稷管皮生痛終不先平津說以為進瑞人滯却怪當時刺積薪

漢霍光 擁立大功昭漢室小心謹慎重泉若是知

家感應不師金日碑 漢末不疑王氏自安昌請劍

忠去焉最狂聖父當時留機何如留意訪興亡

更漢梅福 早為君憂晚自金手真忠智兩堪賢何須更

說神仙去只守閭門也是仙 漢劉向 安宗相從忠難

離海若若是渡誰咄可憐切錦歸蝶志只有楊匡郭亮知

母薄馬後 平生雙錄伏 誠翁免後園詩小不容晚歲還頭

要履接廣教底下拜梁松 漢李商隱 建主忠謀兩不從巨姦

聯粒孰能容漢家自此應天運休對殘編恨馬融

非漢陳寶貴 狐鼠憑陵城社稷 時除天下難哉白頭被殺家

何寶惠懷空存百世哀 漢李商隱 天下濁流清議

激漢家東運黨人逢我為君詩書遠遺舍然還想郭林宗

吳漢蔡維 當 仰蔡中郎

平生漢義興文章晚以無心去雖留得八分書法在至今人

五言漢書玄 兵戈滿地荒涼慘經武過幾度臨顯得英

雄勇來過一言相許重千金 外漢亂融 玄應當年喜見知

先購何事不懷疑可憐群士歸心者舊在炎爐欲盡時

吳漢蔡維 天下歸曹勢 魏曹魏風一紀始存吳當時不

周郎漢豈但無吳蜀也無 吳漢蔡維 功曹曹作漢蕭何

唐氣發端犯多謫何交州婦中食荷但雲經史慰蹉跎

吳二吳諸曹伯佑 丹陽道續高墳落然足跡才不保家石于阿

頭骨頸寒至今猶有過人嗟 晉魏齊 飲酒彈琴時獨銀

華豐於世無猜也非鍾會能解諸曹氏連姻即禍胎

晉下壺 無事小如舍曉時臨危 兮怕背間道是康不

獨無辜又下廟在山還翼如吳後 晉曹魏 伯仁空洞腹中

事亦惜哉弘終不知天下人教若爾殺把書流涕悔何遲

則 晉曹魏 舟、沉平過我魏觀天運獨嘆其五言平

凌無辜豈不是祈招即黍離 吳漢蔡維 吳漢蔡維

以少東表聚 景倩疾風中鉤華 吳漢蔡維 吳漢蔡維

李唐忠一時事千年人指石頭 吳漢蔡維 吳漢蔡維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吳漢蔡維 當朝正色 唐李邕 唐李邕 唐李邕

夏奉宋濂皓奉使多年偶放還鄉如蘇武更間閔忤人謫何藥州死等似當初死冷山

落如公孰可倫元社不存燕地戾到今柴市廟常新

鬱而辟熱西澗
酷熱無所逃走
細澗中坐崩崖
鮮花封

光樹藤蔓裏蔭合風飈永清而溼涼多自歆衣僻在

何妨羸平生苦喧閑泛應已皆在惟有山林興老來偶然

果念之懽懽餘污喪不在我僧間却尋事還云送瓜果

黑七關坐絕句
潦水滿瀟瀟
利鼓長雲橫
樹鳥如歌携床

坐視幽暗教樵童幾箇。暮色人將斷蒲地蒼

煙煙影亂散行間坐林中身癱動輒於坐死太無情

草叢牛蹠踏三果園裏閒來更斜漸

賢人處世相避更加親就訪星漢
樓臺黃雲稻滿坡小

中聖

精製大漢地羅秋成何與儒者繁極簡者喜之多

女聞桃舟逸雙為整源唐當作前陣道慶添澤空勝伯來

玉皇桃清世園逢非避地還入家佳處成村轉懷明遠

前漢書傳流裕後昆不飲陳陵通文塞但留空境在乾坤

不寐中夜不成寐更起步癢煎新月殊有意消

如兩頭傾見影隨我亦踰躐飄雲益素壘尤

丹輿影駕果來周旋又安復誰復與永終餘年

萬死投荒者何時歸身依孤嶂住心

恩私無蒙瘠處機泥是非秋風蕪病滑且飢粵山薇

聖不依衆釋三年幾處家易寒雖廣羊稍食

難強肌膚苦敬爬江山晉我住寧最愛黃淮

祖會因春史穀賦詩蠻語熟不用謀軍
異端東溪歌為長樂陳仁壽作

今聞函承我盡知紆餘卓犖望東之閣道

據此方極遲陳生明醫兼善漆匠爲事不轉工自適皎月當空

弄琴清風滿林數聲笛傍溪結廬山遠門溪溪沉碧

至福至靈雲山光可攬溪可濯
有藥氣無埃氣愛爾襟懷

本登最更加才藝士林殊絕惜我力不能薦揚徒羨門多長者

微我年幾，如飄蓬雨。獨尋幽趣，通曉秋涼。送我華南去作。

歌那親魯相逢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有歸盤盤言不道章州是故即王叔豹山岩審夏火乾坤口許

身學向來相送人惟在惟有青華以舊疏來時張諱州送別於仙亭岩

其法何異木上之言在竹有法法何有法別未我而張以情抑死深為可嘆

醉上龍步
霧散山逾秀
天清病若蘇
步隨雙屐遠
形共

歸孤宿鳥衝人過歸牛應牧時
霜黃誰畫得箇是晚行圖

其間秋對病疾作不飲
我亦必命國、海月在儼槐對此

清秋無病霸先樹風吹頻墜繁蔬庭露下亂鳴蟲暮年羈

旅偏相值人道陰陽適兩窮不飲舞然仍不寐坐忘良夜或堪經

溪聲聞夜生南寺之勝甲於蕭寺溪聲之勝又甲南寺

坐久南初歇進聽風漸輕溪聲益壯群籟寂無攪不寐

羅縠香湯綈綈蓬肝肺熱珠璣見此時清

曉來飛雨尚霽、小坐、嬰聲白影紅心性已離

塵垢骨骸猶在往來中故人善惡莫如非老境安窮豈念通

惟有溪山癖尚在再三讀句仰異分

題出呼靈三鶴七酉六月廿七畢作

寬亮滿道人發論每相續銜用各灑翻天机自圓熟時窮或及
縱時驛野幅輿 扁道眼觀余當汝九目嗟、好辯者於此
戰栗自來 似亦非觀筆矣 自焚二指

天二焚香

外
高
昌
王
墓

志氣填我，盡情性自不亂。將死之餘間，揀香供鼻觀。

順時勢而清四乘宵念八日已刻坐病也遂猶有揀香焚之志
 大清癸丑口占此命代書昌甌絕筆也囑子孫世守此稿

砂蟻西齋

總不可少來香少

與采而與五千

晉成帝

平定昔年小入無路

外一却此一却也

外平心醴以爲歡

王君

音義

子鱗身首半

不與俠氣說

野人所惜者不計

免得戍鎮海自號天俠翁客詢某說竟曰夫太僕飲我以老固常
理也然心猶未老卽死或已老卽貪活徒庸其机皆存乎天我方任
事惟清節度餼又以無術取怨權姦且惟未知死所是惧則求避位紆
綢幸數十上帝不得脫其憂勞苟知也又被誣執下獄自承一身之
死不待客言且不免已卽其食不飽睡即數旬還延至于

新朝執法者休餘威不敢及伯達諍當死議丹上而

聖天子憫鴻饒死謫戍海上糴姦戍戕天也我之不死吳夫去勞而
就佚亦天也且我吳人也欲適閩必道江浙即此處一省者省我旧
所實處耳其地多名山洞天昔爲軍拘我望焉而不能到或遊焉而
不得遂觀盡嘗恨之猶有遺恨今年置諸其地我將草衣木食引

五帝三王其可遊者而尽探其蘊蓋其膽與還倘伴佚以終老
鞭若健者又講太平是以謂之天賦壽年豈偷生度世固非

朝遊乎商知之而祀曰天心有說歟曰聖父主與天為一生我也佚我也此有汝救聖心也而其所取使我遊使我佚精神運用之機必有意求為而為者以是求之則我之意可知矣客乃俯而思仰而

京市書山坑主民族譜後

前漢人外此

臣爲天下蒼姓今居江山之山坑而知其出於太原子孫從森列
不系者無譜存焉耳夫古者無法雖廢然故家大族莫不有譜
猶能推其先人之所自出而子孫賴以承墜又唐之衰譜法又廢
於是乎天下之人莫究其所從出雖有族公相視如途人者嗚呼視如
途人與豺狼教何如也王允德甫出肅此譜達人之惠吾知其免矣

其有盟於風教多矣

王身不可

王遊建溪芝寄記

題詞

余里建宇寓溪西玄妙觀即寺張君公瑞與閩都王君爵前君
後請隨城南開元寺余困未能也遂有石漫請從之遂渡溪而登
其山或城可三里榜寺門曰芝山門外多古木清陰覆溪已有可
愛又別和堂穀園築底除修葺意適適爲臺豁然按志自鐵嶺
山紗園爲赤芝山晉建林泉寺唐賜名開元其來久矣肩
輿既停坐居與楊少卿恒叔咸春或曰由此卽左有丹青閣其
前有善見塔不造其地不足故憑巖山之美乃稽閣之右崖而
立竹竿潭對崖斷路絕則由縣廊政屬閣廊之下有泉出後
中溪爲石竭閣後當峭壁其地足平者深不過二三丈淺或半
丈攝佛手宋龕亦空以石前橫應延生五六間中漫爲露臺

吳興縣志高泉州稍涼即至我新陳知奉見當在何時便還
希謝草公餘惟為道珍重千萬只奉謝白其再拜

陳師範在死籍時侍御令姪正疏論及謂其似當末戒此論雖
大味傳而真死字知感自不淺後復中得為道及感德之私矣
附書白其後

王三冰村集序

白話三白也

平與成鎮海旅次多暇檢篋中得舊所綴詩文叢藁讀
之固無補於世足取然亦有所可取者當時而不欲及棄者乃
外類錄更置於詩去其半雜著中出書十卷七八而於題
裏則不論得旨與否一切存之其年志是白冰村集錄畢
漫自懷之尚有欲去者而目病未能也姑伏之又憶何曾巡按福
建河間信士二道章疏巡撫軍府耐殺流賊於山東河南直

總諸軍奏請奏一帳備復都臺兵部吏部因遂奏疏之可
觀者其於教百篇今皆不遺擄正當伏別集耳昌黎韓
乎去為之也獨則其傳之也不遠塞淺如守自束髮以老日出而
應酬世故凡所編綴不及專精要思無足傳也審夫昔魯父
以時嘗時將死戒其子弟曰毋違出而求食後百年世好定當有
知我者嗚呼公是徒以好諧謔要利尚欲晦如既現予又當事
任為情多矣且方以罪廢其寄懷出而求食今特集之以藏於家
便勿散矣已嘉靖改元季夏三月冰村居其書曰

卷周世亨食事書

僕本不善處事惟此輩禍玷辱鄉鄰多矣火居陷穽不知執事
於遷居時始知而不得奉見殊為憾也今乃承惠手札兼領佳布
寄勝知感女心米姓以待天家之嚴教飛服但老夫老矣生還

與者豈不數料度何望我伏惟執事益殫所蘊以為鄉邦榮幸
茲於炎暑熱甚病目益昏臨絕望無幾為取之餘雖彌鑒不盡再拜
不勝清涼渴飲

附書白其後

歲在壬午時維仲夏朝暑未爽旅居多暇陸子乃從客
謀即命清涼之駕將寄輿於遊臨廣羈愁之可即夫何雲
霧忽合逾時未收林谷悉隳其可探搜微然對客而無語
傷者既躬而有乳豈無絲毫微雨而見抑於晴造不然何造
物者能容我以不死而猶有新乎茲五也為之蕭條寡歡出
頭思歸不知風波何生嗚呼自王吹百物之幾動群籍之嘆
易海濤以夷即豁晴明於陰晴終難靖首乎山之巔流盼於
之際釋世中之常戀挹物懷之當數形勝似在山涵水而有情
覺風既消雲散日而彌麗矣幾幾離離非遠若難望海
峰微隱隱近如可睹舉其目前之憂與心會乃漫覽避兵之
深淵驚龍化之福地仰橫海兮或功懷粵王昔失計觀雙闕
而頗感蘇林名之致祥踐長江而宋臣歸蔡公之遺惠佛宇徒
設帶其劬勞何為書堂尚存傷行風兮早世觸物增懷因
事系想既即還車紫澤之宮教駕南堂之寺且盤且旋受
其寄及題客曰今日之既晴而獲明猶卷之既困而獲亨蓋造物者知
公歸之有日而特示之以休徵也余因客意良善我未敢承夫體
健順而貴觀者天地之常形也余因客意良善我未敢承夫體
寒者時之適風而非天地之常故象數之有常者可推而得其神
用之非常者非推測之可能也吾知故乎命分伏其常者而已豈

西謬連意科安為將迎遂獲無涯遂知汨吾有涯之生

正和興巡撫李士修司空書官集知人

余無幾微有玷精末多矣而執事不以器廢人視之雖君子之用必自與今殊而棄朽之自念豈淺鮮哉余豈能忘此矣方暑候僕不敢但愛而後者多病今當寓泉精粹即當南去耳聞津守能推餘愛借居以候感德益深楊理舍人將命事體樣此料賴多矣豈敢忘所賴此豈可忘夏間早今奉和指如仁父所喜既必佑之可無慮也僕庸難以為盡事墜落更望垂憐幸甚餘不敢肩要保蓄以候特召僕重前校無期奉原宿留書懶不悉意實大某再拜

壬子銀州秦氏園亭記

何人外曰

言

死遊觀之所在此郭則拘在此故前顧者勢然也若夫不離城郭而不廢山林曠遠之觀斯亦奇已乎將通津南過秦而暫留指揮餘事亦窮實諸回家有小園頗堪遊覽者予詢於象之士夫及宦於秦者皆曰然力益寓焉八閩城郭聚為最大秦氏園地名上方居其最最高偏執云果疏其利便故養生中作館舍甚深可以容息不有能花美石列成除間入即玩焉山可悅屋後聚土以為山高出於屋之危而築亭其上環繞皆修葺工巨水綠陰掩映涼風颯爽登即望焉清涼諸山擁于其後登臨諸山拱于其前西注則黃龍江漸東應則海其峰巒之起伏水波之涵泓皆若有意於斯亭者坐而息焉則雲霞之態華蒼之態翕焉之態鳴往來無一不與吾耳目接斯謂山林曠遠之觀盡存焉是其足使吾悠然忘世而不知其寓之在客也秦氏先世若胤揚其先昭祖從太祖高皇帝與天

下後舉州衛世襲正千戶

世襲正千戶

言

親昇職敘敘以其餘力增治地園置將四十年矣惟其用力多而且其故養望之利造觀之涼蕭蕭蕭蕭予謂武井之汗孫本有世官自其甚易其不能振振者情國不而致苟得取累者居多今秦君翁叔衍使旌尚康健無恙子既有五家業益起即諸孫亦謹飭自將且南新園近在城郭它日身孫傳言而必不為苟得而振振可期謝事而園務必足以自給而優游可樂然則行義達道隱居求志無適而不可也來靈靈靈靈靈此故蘇長公記其園亭即傳其傳其雖不足以望蘇公而斯園之勝勝秦氏之餘澤當與張氏等亦可以不傳也故記之於斯

如裴晉公和吳子升遊小孤云磴斷懸梯上雲連舉袖排又云登
臨奇絕屋吾益愛江州睢陽道中云鞍馬北風起召地妻等落
日望家時有慄毛貞甫杜子開二云空閒夜度千行鴈未奉秋
來一紙書長嘯拂衣將入浩歌彈鋏豈無興詠雪云通宵照曜原
非月萬象包含恣是春味龍云四郊無旱魃淋淋不言功誅劍云
安昌之輩方得意絕地決雲將奈何春旱云風伯無情其可訟兩
師何補若為容送邦瑞致仕云青山負約空慙我黑髮投閒獨
羨君和敬亭覽勝云桓公戎古風煙冷謝朓樓荒草樹深和楊
遂菴立春云草心舒宿燒風力變輕寒人日述懷云世情諸事盡
歸志決於初壽吳禹疇司寇云春酒一盃期自獻見從明主乞歸
田和王懋學少宰云誰信數方非我志坐堪扶疾奉官箴白
菊云不把鵝黃月看等閒蕭颯老婦娥訪友不過云鳥又引雕花
結子王孫何處不歸來漫自疑曰此小頗有興趣與存者相去幾何
即取會類錄耶既而曰本不足傳難斯存者終亦不傳又漫吳各
可為難愛而記其畧云爾 非三集卷四
吳欽與徐朝傑參政書 附曰子五人
前月達家奴還曾有書奉謝想已投閣茲者撫治公所差令人
蓋漫全籍奴同行修此感德之私非庸語所能述六辭棄朽所能極
至慈尊狀惟亮之吾鄉水患不獲窮源必須以軒岸為先前與李
公別時諸與會此彼心以為然今聞為益甚多不辭此意尚未與移
陳德李諸有大水救之無及諸公僕事再執事一郡之主也幸留
意應登公計之為福不細餘惟保愛不悉

三惜對

或謂某曰天下皆謂公平生奉 國公忠持已廉潔凡所居官咸
稱其任若或保終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而不幸遇此惜公自失者
三者謂何客曰公平視賊同行中官藉公成事尚獲封爵者二公
肯以貶何慮不封而固執不化獨迂闊之小廉捐悠久之世謀非
知時也逆藩亂起凡曾與往來者率用計消滅歆陷公者不過三
彼已宣言而公偃使不動坐以待禍非見幾也自古刑不上大夫
而節士不可辱公之被執受辱重矣不即引義自殺非能勇也不
知時不見幾不能勇失此三者為公惜也某聞而嘆曰噫嘻有是
言哉夫臨利而興苟得之私遇患而為苟免之計處處死而不酌
輕重者君子之所不取僕雖同歷然頗有見於此請為執事言之昔者
流賊擾亂山東河南北直隸咸被劫殺轉徙之苦僕率騎士數千
與之馳逐歲餘了得平蕩發縱指示固出於僕然不通文墨謠論
而已非身自能戮力鏖戰也數下 金言雖有封拜之約僕以為
任事而盡力者人臣之義也秉時而邀功者小人之行也況本不可
言功是以同事中貴屢以封拜相勸并為畫策全以貨進而僕終
不肯聽何若聽之封或可得至于今日且幸去而苟得之玷則
終不可磨矣僕果不知時乎姜彬之惡僕以安殺一事知之直在
本兵 先朝欲付重任僕即上疏論之又數與諸將言渠將來必
有異志諸將亦屢以情言彼此相約為豫防計久矣今諸將間有
罪去而尚有存者言可覆也江西變起僕非不知渠欲傾陷自念
雖存官彼而無私交委復護衛僕有兩疏言不可覆而 先朝內

批與之罪不在我級使不免當無大咎且結怨已久以賄請免恐蹈
危機又料渠驕亢已極勢不火安屈體結之或可免於目前而不
免於後日是以展轉經年卒不為動寧持正而斃毋為斜以危僕
之志也至於被執下獄初欲求死不飲食已三日聞人言差官原籍
逮捕僕乃自思一家百口死生重輕皆繫于我若先死異日刀筆之
吏必以重罪歸結百口皆莫脫矣且死而不知百口若何恐魂魄長遊
而私恨無窮也漫勉強飲食夫藏獲婢妾尚能引決怯夫厲氣何
所不勉不然僕豈難於刺心以自明哉客曰三者既非所惜公何以
怨終日耶某曰權姦既敗辱詔許辨執法之臣當領惜國體
畧為分釋今見原奏失其又羅織文致以成其罪且必欲以納賄汗
之似為權姦羽翼而塞僕復用之路當時有言處僕太重者教章
皆廢閣不行遂使老母被累死於旅邸一第死於獄中婢僕使死者又
漫數人若非聖明獨斷則僕已伏鈇鑕矣吳嗟乎禍莫惜於喪親
行莫醜於汙賄悲莫痛於僕雖得保首領漫過先人丘墓感聖主之
恩生死莫望忘然心結日久是以居則若有所止行則不知所往終日
怨而不能自解也

與漳守張起溟書

前者隨行舍人還備道盛情僕知感無已即以轉告於李司空矣今
又承專官遠迎知感益深但素懷畏暑濱海熱甚度此實難賴僕
秋深即當趨侍左右不煩更重念也聞貴治中秋稼更佳益仁人在
位天自祐之餘福當及流寓甚慰使旋布謝并及伏唯照悉不盡

荅潘王夫副使書

衰廢之人當此炎蒸之地實是度日如年也賴執事時時存問以
不落莫然老年遠成其情可知盡此月當往漳南亦似此惟酒
冰至恩以自消遣耳求如來諭所謂翼者何可得耶領惠佳益
感便旋布謝臨絕目如昏眩殊為欠恭伏冀俯照千萬

與顧良愛副使書

客邊悶別無任憑仰聞有延建之行必大受熱然所過得沐清風亦已
多矣僕幸無大病只是目昏日甚將不能書矣奈何吳中閏初
夏大旱而後未知如何如有信幸示及自製清源茶二伯餅事幸
鑒存餘惟保愛不盡七月十六日某再拜

節菴記

新會鄧子壽世儒家也名其所居之室曰節菴其子晉江教諭文憲
求余為之記詢其說則自述云先祖在時鄉里推為老儒交接者
一切供具皆出家父生業為富先祖曰多費汝之產而今而後務從
約勿為豐矣及先祖終家父念存日之或取以自疏而謂不肖兄第曰
爾祖戒我以節爾輩不可不節且節非使節儉慎言語戒進款臨
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皆是也其意如此余嘗讀易序卦曰渙者
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象傳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
議德行子壽所以名菴而戒其子者蓋不獨有得渙節相承之義而
數度之制德行之議亦渙不遺非世儒家固不及此也余則更有說
焉文王彖節曰亨又曰苦節不可貞孔子傳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
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是何也天下之禮貴乎適中君子之行不
欲太過謂之曰節非但裁制而已兼有適中之義節而適中所謂中

鄧也故可以亨若過則至于苦矣故不可守以為貞今未暇通論姑就鄧儉一事言之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有若以為焉知禮王良為司直其妻曳柴田中范曄識其行過於儉夫晏子王良可謂能鄧矣而君子之論乃爾即不可貞之謂也推之凡事莫不皆然要皆不可以過而至於苦不至於苦則其道不窮而可以亨是固聖人作易之深意也余又聞之新會為今嶺南士夫淵藪而鄧又與白汝陳先生居同里閑且世相得白汝深於易者也節之說子書必既聞之矣試以余言填諸平日舊聞不知以為何如是為記

和陶靖節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海濱炎荒何所歸既委身於世網又奚喜而憂悲近遙以愈遠心望其莫追意我生之所遇有貞辛而若非或臨流而濯足或登五而振衣歎寄非於天地猶一粟之甚微我歸良易盡馳盡青山歎舍水仍在門堂竊雖燬藩垣尚存既有圖史亦有琴樽援親舊以晤語撫初稔而和顏尋釣遊之陳迹樂徒步之甚安悟多藏之無益將指門而折閱觀禍福如糾纏仰達人之大觀指回園以朝往隨牛羊而暮還絕意外之聞見堪卒歲而盤桓歸去來兮又東裝將安遊知斯世之寡與適捨此而焉求領蕭蕭之行色增慘之離憂僕子告余以遠路欲有問而誰曉遵陸無與沂川無舟獨守二而不交恐以詐而疑且返餘光於落日挽回波於東流慨人生苦一世忍已逝若若休已矣乎三吳遠矣歸何時縱使得歸時不番胡為耿漫念之往者固若是來者未可期彼晚種時有穫可遂景而不耘信畫前之有易豈刪後之無詩任乘流與得坎肯為蒂芥而自疑

書李龍眠孝經後

龍眠居士圖孝經雖曰隨章摘其二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感儀動作之節與夫郊廟之規模閭里之風俗器物之制度畜產之性情小畧備矣東坡謂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王通覽之可想雖然龍眠畫贊者多矣至於書史積妙絕而見者不多今觀其筆勢若清廟既陳而君子佩玉趨跼於其間清和肅肅猶有晉宋人間氣韻當時以書名者未必能如此也吾得此卷不徒愛其畫而尤愛其書特珍藏之每越歷縫有雙龍團印末有紹興字印喬氏私印蓋曾入南宋御府而又為喬氏所藏

漫夏如山方伯書

承手教并賢書知感已不淺況又重以多傳為感豈有量哉左轄內遷恒在數月之內而復賢聲四馳當更速耳省城樓託僕亦欲之但恐於法未可是以向者雖承執事與諸公念留而未敢從今寓於津時將十月而炎熱正如盛夏老病之人何以堪堪聞入覲適家惟耿戀情而已過燕幸道人至舍道一平安信千萬餘不多及惟留情為記九月五日

與張漳州起溟書

承示三編快讀一過竊知淵源所自出杜少陵間亦有類李翰林王右丞者所謂筆有餘力辭無竭源於執事見之只如此已無讓古人矣更數年不知所造何等地位也敬羨之執事才操特立僕所未知未知文章造詣若此然則僕於天下士所不知者多矣追今思之猶有餘愧西巡稿中有感一篇計其時豈為僕下獄而發耶銘旂常等語非所敢當而披肝結知之論則深僕心借重之意又在封章之上矣三復讀之幾欲淚下痛知已之唯得耳稿隨奉還因并及此不具辱知老病

漢王士招續永書

僕不善處世自陷重罪雖蒙 天恩宥宥未死然為斯文玷多矣今承執事垂念舊故不即棄絕專使存問惠及誠錄稟餘蓋君子用心之厚自如此也知感無已僕既衰憊慮此矣方終日思、兩目益昏自度去死不遠一切僕命而已復何言執承差謝堂還草、布謝因并及此伏惟鑒之幸甚餘莫為時珍重不具十月九日某力疾再拜

自咎賦

閔予衰之甚焉居僦而鮮歡慙簡編以遺暇兮每觸事而增數取先烈以自繩兮輒扣心而汗顏奚情興之不舒兮感易集而消難念我生方弱冠兮忽閔凶之風遭在諸孤為稍長兮處門戶之躬操幸兩第之有立兮予濫廁手時髦遂奉身以趨事兮遠慈侍之選、初筮仕而簪笄兮踰十年其奚補中欲休而不得兮勉司刑於浙浙陵總憲于豫章兮逢叛藩之懷怒惟奉公殊不惜兮伊亦謬欲而莫予侮歲已巳乃北征兮理邊防于上谷鄉失意于函豎兮薄枕級而為甯康斥遠而南邁兮習舟師于留都未數月又北驚兮困奔走于道途值夏人之作逆兮蹇適佐夫本兵幸天討既還將兮紆流賊之縱橫再遣將而愈熾兮徧東區之靡寧雖自顧知不武兮誠不忍京師之數驚爰奉詞以暫勤兮誓不與賊而俱生蒙宗社之靈威兮亦踰年而始平歸視篆于西臺兮汨未貞夫百度改司馬于東曹兮竟何益於戎務偶冢宰之虛位兮猥承乏而謬付威者寄之過陸兮晉襄而莫頓謂窮居之所修與兮可尽施于明朝廷卓登能而抑枉兮不火混乎濁清獨斷、其無他兮曾不慮夫孤惻彼忌者環而視兮口亦

許而心憎昔叛藩之請衛兮兩執奏而乞沮差憑藉之堅牢兮事內批而特與適逆賊之方俾兮求統率夫六師恐跋扈終難制兮抗危辭而論之既獨用而莫過兮慮變生手肘腋告諸將為預防兮深念之猶休惕暨固功而濫封兮但欲沮而無術致忿恨之愈結兮歎甘心而未得矧過時之多故兮章屢上而逆耳匪率同列即猜陳兮積數十而未止木先廣而蠹生兮人先疑而譏起既以數而取厭兮盡生譬而日嘗亦知逝者之湏兮非拳石所能當也甘以身而障之兮俱淪胥以亡也追豫章之既叛兮逆賊衝而未有以發譏邪又往而漢史兮禍遂起而莫關身執縛以為俘兮其辱長存而不可刷家被繫以並囚兮又畏同阮而莫能脫乃却食求速死兮俱因死而歸罪猶但復揮淚而強殮兮魂遽延而苟活屬氛氲之方盛兮季第捐生乎國

國際風波之將定兮老母棄世于逆旅胡殃禍之酷烈兮固愚昧之所取得死乃免國兮猶視息而仰俯當逆賊之既誅兮得有聖手漸白何法家之堅執兮更文致而羅織玉璫石以俱焚兮忠與諛而並聖恐千載之吸、兮誦茲諒之頗僻賴 天王之明聖兮已酌見其不然慮未欲為獨斷兮示初政之不專雖不泯其早昔兮含至仁而未直刀先逆乎百口兮獨載罪而遠遷越東嶺之噴吼兮凌百灘之險阻海環我以週遭兮風何怒而軒舉方飛霞以混照兮又積霽而淫雨鬱炎蒸之無休兮詎意更手寒暑振童僕以和顏兮嗟為予而索處諒摧殘以沒齒兮抱歎、於終古曩予之磊落兮今何其偃蹇也不量力以任重兮曷不撓夫棟也將專美而求名兮宜其眾所壅也懇求退已類年兮非戀祿而滋寵也不能遂蓋由天兮亦迫咎乎無勇也苟知惠之及親兮即九

死吾何恐也哉所悲之日遠兮猶留、而在茲悔已往之莫及兮果緩、
將何其思尼父歆假年兮卒學易以自裨仰武公既事老兮尤謹
俱夫威儀奉圣矣之遺則兮為終身之所師伏蓋棺而後已兮任
淹遠其遠幾

二狸說

漳城寓居之後有刀官廨也墻多鼠穴處鼠患甚三狸子既兩月狸
稍長日相戲階下偃伏鮮逐無休時食至則遠索叫呼投之而餓爭
無讓頗可厭然得三嚙即去不復來似有節者不意其即能捕鼠
也忽鼠出其一即往擗之既得覆膜目鼓吻嚙作勢其一乃傍睨琴縮
非惟不往爭之投之食亦不視走近鼠穴還、四顧若教有得與彼相當者
余於此深有感焉夫投之肉得二嚙即去能節欲也見彼得鼠而不往
爭能安分也與之食不視而走敢捕鼠恥不若彼也狸也熊然彼受君之
祿愈多而愈不足忌人之功暗損而顯抑之與夫無所建立甘出入下者
較之二狸何如也嗚呼能無感乎

寄王守谿書

僕不善處世自致顛沛流離為斯文鄉里玷多矣伏蒙體念存錄
不即棄絕生感已深又承許為先妣作誌將必有表其情而決得白于後
世者其為感豈可既哉今願望月久未得極是懸伏乞早賜撰攢
幸甚、某寓此幸無大病只是炎熱難當兩目益昏矣又時或作煩
懣未知可得生還一望見顏面否有可以為之地者能不各手果然足尤
更生之德也餘惟為道珍重千萬、冬仲十日某拜
短歌一通奉覽頓領備見其情耳

與吳子亦書

不接清誨今五年矣馳情可知伏惟執事驚為名流實出天下公論
即為奸倖所忌忍爾遠謫今遇 聖明既得牽復自此以往皆亨逢美
功業必與德望並崇何可久留鄉土僕不善處事又不能早去自致顛
沛遠玷親知悔何及可令寓此日向京輦其何能久於世不知得復望見
顏面否也家奴來承惠手札并致季儀登領愧感交乘某不敢望漏白
但得生還故鄉足矣有可以為之地者想不佞多言唯留意焉幸甚粗細
聊以引情殊愧薄耳餘唯珍重千萬、冬仲十日某拜

與毛貞甫書

家奴至得手書知盛情拳拳然僕日就衰頹得奉見與否未可料也執
事念之有可以為之地者幸無吝焉是所望也承為求守谿誌文尚
未得幸一還之僕亦自有書奉達也所許相為買山未有消息為爾
得終慰之幸甚、即守已更未知來者何人欲繼前政恐難得耳然
執事與諸公有以調之使蘇民受福陰德無量也僕病廢之人已與世
隔偶念及此幸勿使不知我者見之餘惟室寄千萬大令即順天捷信
未得俟到當更作書奉賀拙作一紙奉覽敬執事知近况耳家奴還
草、不盡、冬仲十日某力疾再拜

與顧逢源書

前者過家自以負罪廢棄之人不敢出入是以雖知執事遠和多日且
數承全卽下顧而不能造問既即南來極是快快昨者家奴來承數
札存問非親厚豈能不遺如此感刻、但聞復添得一女孫心雖以放而
未釋然蓋望得一男則親家與某皆深慰耳然此想亦有時不多慮也

所望親家益親藥食以遲遲福至祝：僕今高此體中亦無大病只是目昏已為廢物矣然亦仰有 天恩放還故鄉得復奉見顏面但未知何時耳家奴還草、布此粗改機一端以與女孫仗莫揮細餘情不能具惟亮之千萬、冬仲十日某力疾再拜

與華子宣進士書

自蒙難以來執事為我費力費心多矣昨家奴來又承手教慰諭委曲非至親曷能及此感刻、僕自念平生亦勉欲有立執事所知也今乃致患及親顛沛流離一至於此既不得白於今日豈得懸望於後世哉且平昔惟以至公待天下之士不欲便為私門桃李以小其器今更無聊亦其宜也處此幸無太痛只是熱甚兩目益昏遂為廢人矣其得生還與否俱未可料兩子俱未有幹盤定見回祿之餘但存四壁先人遺業念及淒然若見兩子望委曲以教誨之其有可以為我生還之地者亦望和之意為幸甚、今尊貴恙喜已勿藥然晚年亦須調劑更佳飽饌解尤乃出貴族世澤之深於此更驗家奴歸草、布此餘惟珍重千萬、改機細一端奉意不足以答佳貺拙詞一簡錄奉可見無聊之意

與顏孔昭書

夏初曾有一東事謝當已得達還來想益康泰尊太翁棄事定於何時某遠隔數千里但馳情耳昨家奴來知小孫出痘既安嗣續之望實在於此然非尊親家庇護何可得哉追思棄事感刻益深僕處此幸無大病只是熱甚兩目愈昏已為廢物矣不知可得生還一理見顏面否若有可以為之地者幸加意焉千萬、前見即報有德薦者雖執事不以為意而人自不能捨小秉彜好德之良心也頃聞令

先生有省墓之請未知遂否便中得此名通信幸甚餘惟保養不具祖舊二端奉意乞鑒存拙詩昔事覽此作於泉者寓此有作僕後便請教

記先外祖卓處士遺事

處士諱 字惟德號竹泉年十二而孤早能自立孝於母友于群從兄弟行義卓然无不喜得屠法常懇、為人言之年六十九而終某從先妣往臨聞諸舅云外祖之將終也目既瞑移時復蘇謂子孫曰吾乃今知人死即一夢耳適我夢見某入負米出門呵之不止即往逐之將得又思彼以窮而為此若逐得彼何以自容方躊躇間聞號呼乃醒非夢而何然則決無所謂地獄汝輩識之又半日乃絕嗚呼世之人見理未明立忘不篤平時或勉勉然至臨大故恐怖而戰亂者多矣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亦就常人言之也我外祖客人之量至氣將絕而猶不變方且謂決無地獄故以解世之惑是豈常人之所易及哉自終至今又五十載孫曾益繁於先世訓親敬守而弗墮然茲語或有未之聞者昔蘇長公感陶靖節作外祖孟嘉傳而記其外曾祖程公遠事以遺程氏某居漳讀蘇集至此慨然之感亦如二公偶憶此事遂記之端將遺諸表弟俾父而不云

復聶誠之都憲書

某不善處事自陷重罪為斯文玷矣執事不即棄絕專使存問且蒙惠及薪米諸物登領感刻永不忘某之得禍本於逆賊銜恨發於謬人從吏健之以坎離之相忌內外之相忌遂至於此已賴 聖仁明宥尚延殘喘若縫有寬恤或得生還但處海濱瘴地瘴難當恐不能待耳然生還與否上在 朝廷下在公論非某所敢言也幸若治焉又承示

云事又公論自定故因布謝敢併及此伏惟鑒之幸甚、兩目益昏勉強把筆殆不成字矣更祈宥之餘惟為時珍重千萬、季冬十日某再拜

志怪錄序

齊諧所志惟鯨鵬一事見於莊子其餘皆不傳今世有山海經意諧志以此類然四海之外既不曾經何由自鑿拘於見者不能無疑予自結髮而與先生長者接今老矣中經六十餘年所見所聞可怪可愕之事甚多惜予年懷已忘矣茲待生海濱無以遣日偶憶舊語搜筆錄之其有事本奇特而闕乎國家之休咎在信史所必載者不敢僭錄或事極淺近止可談於野人或跡涉茫忽難取信於達士者亦不暇錄計所錄者一百七十餘條雖分三載而畧無次第蓋憶起即書不暇為之次第也然皆足以資談談備警戒士君子或不盡棄焉或曰夫怪與神聖人之所不語何必是之錄耶予謂不然曰不語者門人所記耳聖人感麟而作春秋中間所言災異不絕與夫辨括天之有肅慎識商陽之為雨候怪異之事固已屢言之矣至若樊遲不曰敬鬼神而遠之乎贊周易不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乎然則鬼神之事又曷嘗不語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聖人之所以為教也况予方處困各之中正精神遐漂無所寄集之日隨歧曰聊繫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先予之志而若是而已幸無多過焉

與頌良愛雲副書

得歲除日手教兼領試錄多儀厚意辱蒙感刻無任又承垂念此中瘴

建寧城外則去鄉火近伏望以此意與諸君言之須得示乃敢徐為之所因謝并告幸晉意焉千萬、正月二十五日某再拜

書手書水村集後

此本所載詩與雜文有誤存者三十餘首今皆以美字圖書識之別本有奉王介石先生書亡妻郭氏墓誌訟斷腸草文祭大江神文此皆失載別本題奏惟以年月為序亦與此不同當以別本為定耳而此乃予老年所書不欲毀以存之嘉靖二年二月望日記

誅蝮蛇賦有序

嘉靖癸未驚蟄之次日蛇出於度長二尺許塞鼻鉤牙匾腹貼地色與土同非諦視莫辨是名蝮蛇僕子以杖拘之而詰其生死或曰蝮蛇不殺釋之余謂不然夫曰蝮蛇不殺謂無害於物者也今此物毒最酷烈一螫人無或生者譬若索元禮來俊臣之流先得肆毒晚始就誅至今千載人有遺恨况不居山澤樵薪中而肆然在庭其可釋乎乃教而誅之仍賦其事以勸疾惡者其詞曰來蝮蛇造化之愛物兮恒生、而不替汝亦兩間之一物兮何賦性之獨戾鼓吻而無他能兮惟害物以為事潛蟠隱伏已難防兮又捷走而巧噬夫人之愛身兮孰自忽於戕害不幸遭螫手兮以解腕為得計蓋慮毒之橫潰兮求生於百瘡汝志不得人兮則舍怒之愈熾藹草木以宣毒兮雖方禁而立斃人誤觸死草兮亦病瘥即擊廢虎狼雖惡猶有父子兮汝生而母腹拆裂巢窠惟自食親兮汝又傷害及物世之惡類固紛兮汝尤酷烈惟彼荒蕪人跡莫至兮乃密汝活今此方庭陸步即及兮汝胡得穴非天殛汝兮非人汝扶藎子自巳作兮義難使脫將斬汝萬段兮惜白月之汚血股而投之阮兮恐吳穢之

騰地夏聚新而焚之兮俾隨風而消滅曰蝮蛇誅兮虎除清居安燠
兮既可付殺皆蟄兮匪反經凡志惡惟力是視兮固不可後次且
原本度華文氣不接豈失落一板如闕不錄

洪子達傳

洪子達潮人也好讀書性特踈懶人呼之曰懶洪家貧以訓蒙為生正
德末自潮適閩至南詔聞有寇殺掠人於途入山避之行者數里驟
遇千狙叫囂而至或挽其衣或斷其皮肉子達竭力以禦既困則委
廢於地衆狙共舁之至穴中見一老狙瞋眉盡白能作人言謂子達曰
勿怖我年垂五百矣慕為人而不得肯害人乎即授與同卧起衆狙或
前欲肆害老狙瞋目視之立去不復敢近居一日子達餒甚老狙出薯栗
俾啖且曰我有技令汝見之乃作勢而起則魁然高數尺忽斂而小則僅
如鼠大復登高樹於顛末遮枝其體甚輕忽投而下狀若擊鳥然落地無
損其動靜安幻益無常亦已復謂子達曰人為萬物之靈然我常遊
人間莫知我者何也子達漫應之曰彼皆常人何足以識於是老狙施然
若謂世之人終莫有能窺測者明日子達求出老狙曰非我有送不可乃探
樹孔取白木被之儼然一老翁已送子達上折入路而去子達德之每何人道
其事復作感狙之詩詞多不勝記但記其末句云癯我飢兮免我厄貌
似人兮言似德安能幻化如汝乎閱徧世間人不識或曰洪子達乃馮子洪
聞語謂馮為洪謂洪為馮而馮又轉為達耳論曰狙性甚躁世謂戲敗
物不能辟居今此狙若是雖其本性未全呈露然其所慕亦非常情所
及固宜傳而馮洪孰讓說未暇辨云

馮楊遂華傳少書

某得罪已來以為世所弃絕而老先生獨念之不置去歲家人持所
惠書幣至銘刻不能忘今又胥手教并惠及墨帖尤不能忘也某
既遇患家亦被火舊有圖書俱為灰燼今觀此不覺慰與感併集

梧山道人馳數千里來領足見厚情非伏從吏想亦未發僕衰痼益甚
處此瘴鄉朝不保夕日望老先生復起秉鈞庶有生還之日然果肯援
之恐亦不待親自費手也願望之餘惟為道珍愛千萬

復巡撫李士修書

宮保梧山老先生門下執事某得罪以來已為世所棄絕而執事猶念之
不置今又專人走數千里持賜教札并惠及香集萬分豈勝感激江南甚
安德化而水利功成又恐公且去此而居臺者耳然為一方計則固願留為
天下計又不敢私也某素癩益甚居此瘴鄉朝不保夕不識更有起為公
論惜之者否是以有望於執事更切伏惟留意幸甚餘惟為道珍重千萬
鶴山集在人間者不少但漳南絕無今心更人於福興寺之侯得抄奉

意林序

昔在正德中某備教執政自知陋劣凡所建白廢舉一遵常規固有
出入顧於時世所宜亦嘗講求頗有所得皆切於民之休戚而閭閻之安危
者也但於祖宗成法不能無所損益是以未敢輕議然時往來於懷不能
自己戊寅春以疾在告閑門多暇論者十事名曰意林將俟 當守有
間即出以獻冀或見諸施行以補萬一則死且不朽既而有志莫伸求去
不得又隱思踰年而難作矣及蒙 宥死遠戍家被回祿不意此意尚存
近者兇輩檄寄展而讀之何異死後遊魂於平生宿念營 未忘卷末
尚有江南水利三篇今已遠去昏塞之餘莫能追憶又中官二篇語多
激烈存恐召禍遂削去之乃分限因兵政宗室祿米三事為上卷又任事
守令取士用人軍功世祿差役五事為下卷錄而存之其文之工拙固不暇
計而某於此尤有感焉今 聖天子求治方切如意林所載必有獻之

而得賜米納用之即可望太平者伊予自與我處就畝之中由是以潔克
舜之道吾豈若便是君為克舜之君吾豈若便是民為克舜之民哉
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某固不足語此既以罪廢進置海濱生無宣
室之對死無茂陵之求意林雖存亦復何用姑記所以作與其歲月云尔
嘉靖二年五月夏閏月至前一日甲寅長洲陸某序

祭顯考妣祝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七月己巳朔越二十五日癸巳長子某敢昭告于
顯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府君 顯妣封一品太夫人
華氏曰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顯妣終於京師歲序屢遷今二十七個月
已滿某讀成海濱相繼之祭常 乞躬與不孝之罪愈不可辭彼特闡哀
某在獄中皇後半月候至次月十日方敢除服謹以清酌虔祀北望告奠

追慕音容昊天罔極嗚呼尚饗

書沈子公憲副賞功卷後

憲副沈君子公 其任行人時奉 命賞功卷俾識一言於末昔子公
膺斯 命也某在賞列今讀成海濱而子公復俾之言莊生云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某既勉強於斯言而又深有感焉昔者馳驅
幸而集事本皆 朝廷威福臣子何功溢得重賞且蒙 金書褒獎若其
及被重懲又蒙 天地至仁以昔者之故全生於此蓋即先王疑重疑輕之
法而某得某蒙之威 恩頌德有不能已於言者若夫國家勸功之道子
公奉使之心卷中諸作畧備故不復及之

樂壽堂銘

銘 有序 且天王寺法堂北巖石蒼翠泉流過石下淙 有聲
日維石碯、吾以厲節水流淙、以洗我心遊思樂思壽可度思

春正月 書黃山翁草書後

黃山翁福建福清人姓陳名康字平叔黃山乃所居地能詩善草書元季之遺才也 國初有薦之者將召而卒是以其書不傳傳於天下而士大夫亦鮮知之余早年則聞張東海先生奇翁書以為不可到每何人道之及宣於 朝又見李西涯先生教、訪求翁書是故余雖不善書亦知慕翁書久矣今康子茲顯從事草書乃購得此其是奇迹然余更有所感昔懷素家長沙草書之名既大著於江樓閣猶恨所見者淺遂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得觀古人遺墨由是心胷豁然無所疑滯而其書益工自唐中世至今七百年間以草書名天下莫有能過之者而天下士大夫亦復觀其筆法矣惜乎平叔不膺聖師不多與天下士大夫遊不得備觀古人遺墨以盡其法而其書亦止藏於閩

中不為天下之好者所寶雖然論其姿格則懷素以後一人而已

書鄭孟宣草書後

孟宣名定福建長樂人洪武四年舉人仕經國子助教號浮丘生白澹齋善草書尤工作連綿體閩人相傳云孟宣居太學時解搢紳擅能書聲江西人尤重焉求者不絕解謂曰孟宣書勝我何不彼求於是競往求之後客江西益為人言故江西士大夫家藏之者多今觀其書用筆甚圓熟但估字時乏簡勁然豈易得宜其為縉紳所推服也雖然何非搢紳言則孟宣書世未必知重如此韓子曰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嗚呼豈特書哉凡事然也吾於是乎有感

與張漳州起溪書

自聞執事與同寮有言即懸不置蓋執事才操一世不可多得他日當任

國家大事豈宜以小故自損又辱愛文而實夫先點非罪亦殊可惜也前者因便冒進瞽言今執事不以為非將必徐思而用其說矣良慰近日常夫全一家人持書來中間亦有悔過欲得兩解之意當是發於至情但僕尋慮窮山不與當路接無由得通二位意耳然亦豈能遽忘僕又竊見今世之為上司勸處天下事者往不論曲直務欲兩平此志士之所深恨也執事高明豈待多言而後乃知邪辱餽戴珍品登臨感愧且承示及全人修葺舍宇以使僕至尤慰旅懷僕僕家人未即當面行想不出二月也使版布謝草及此不盡、伏惟情鑒千萬、月二十四日某再拜

新摸畫冊記

募山水花木鳥蟲小畫二冊鎮海官舍毛書之所摸也初余有古畫冊傳做為之書曰起生長僻地何曾見古迄今幸見此我輩觀有進願竭心力乃畫作夜思設色命意務求無愧於古盡摸所有益以所未備盡四月而成蓋花木則凡世之所共極與夫水陸之所常有而可名者五十有一山崖水瀆點綴瑣細不勝悉名者不知其幾而其雨滋日暴風摧雲壓凝霜蘆水籠月含煙之態莫有同者焉鳥蟲則凡世之所共盡與凡眼目之所常觀而可名者其種三十有八其數百十有四至若蔽虧於荆華之雲煙之末又莫知其幾而其翔風集雨啁粒粘花潛藏蔭葉爭闢墜地之態亦莫有同者焉若夫春和而景明秋清而氣爽煙雨之晦冥風露之凄冷或落英浮水而未沒或積雪在陰而未消或蒼壁際天人跡斷絕或洪濤漲海魚龍奮揚其景象變幻又如此其何愧於古人哉或曰畫法不傳古人不可復及今何如也余以為古人之能事無不可為者不特畫而已顧人之用心專與不專耳此雖小技而有足警者故記之

記相者

昔為御史巡按河南弘治八年冬至於宜陽聞振有相士齋某閣老書來俾之入問將何書答曰無書從京師來耳余見與報不合頗不款與語其人即前曰公異日當至一品然須嚴毅絕人不姑息求全乃可不然有患余本無意高位謂其孟浪更無所訪即遣之出既出恐因得見從外誣人全跡跡之明日跡跡者報曰其人即去莫知所之矣余未以為異今以結怨權奸中之以寧藩事受禍至此因思他人論相與命未可言之者獨此相者曾有此言藩之諸履護衛也余初疏謂難以再覆而請某議本欲藉衆論以共沮之然人誰念此後疏謂若不革去他日生事害人勢必不免不曰反而曰不免生事以彼在京室不欲顯言之耳及既得旨不再論執當時固知先朝決欲與之徒自取咎而不能挽回亦姑息求全意也然則相者之言

跋清明上河圖後

豈不盡驗乎宜陽西則太華北則王屋東則桐柏嵩少諸山固宜有神仙往來安知相者非異人手惜余過異人而不能訪及此宜矣嘉靖辛酉四月

讀東坡石鍾山記

正德三年予官江西按察使有親王之藩湖南凡所經地三司之長例皆迎謁予與諸公侯於九江往遊石鍾寺飲臨江小閣問山之所以名

僧曰山上有石扣之如鍾故名酒罷伴僧引尋此石扣之雖鐘有聲而無甚異類疑焉既而登舟將渡東下適東風起舟人以篙刺船延緣山足見巨石中空如屋覆水上者三四漁者坐巖中引罾即漁因思山谷石居釣魚之句方賞其工忽風湧水激石鍾然鐘鳴聲作不絕則思謂之石鍾得非以此就呼漁者問焉不能知也偶讀坡集至此乃歎此記正與何所見合而寺僧與土人至今莫知然則世人口傳與夫傳記所載之訛謬不過名人何以正之呼鳴響元註水經既不詳誰當刺此文於山中一洗李渤之陋耶抑記云有石老人狀笑於山台中心動欲還者當時或是漁人坡亦未知而妄自恣也

依雲亭記

鶴峯之陽巨石嵌岩有佛宇曰雲居其上雲洞登此而望西溪之水自百里外由吾懷中而下與北溪合溪南諸山環拱壘峙皆若有意於此友人蔡文繼隱焉遊而樂之欲依以居火致構屋之資文雖並以所未備作亭三間於洞之口予痛曰依雲客謂予曰飄、於空中而無依所者雲也雲亦自無所依公文又能依之予曰子以為人之生有異於雲之出乎彼漁者依於江湖然者依於林麓耕者依於隴畝商賈者依於市士而進也依於國退也依於鄉雖各有所依然皆不過暫寄而已孰有根植於有之况吾於此數者雖散暫寄而不可得非雲之依而何依耶客會其趣起而歌曰雲在山兮以堪悠揚而去兮心與之俱予喜之云忽隨風變滅而不可見兮吾憐之而獨居歌罷遂記之

縱鵬鳥辨

予方與客談小僕自外持鵬鳥至予問曰汝何從得之曰有高樹空中是

曰描鷲或曰咭碌鳩則就其聲而呼之也大抵此物呼之曰鷓曰鴝曰寧端曰鷓曰土梟曰鷓皆可而直謂之梟則不可莊周云鷓鴣夜投素察亮未盡出睫目而不見丘山實生云止於崖隅貌甚閑暇但以為異耳何嘗云又不孝且梟字有勇捷意故六博得梟者勝漢書楚有梟將比駱致梟騎皆以勇捷名也今此形狀委靡非能勇者名將與驕與傅期於勝負相取此邪音韻鴝讀如光惠讀如騷後世並以虛交音之謬誤乃至乎此嗚呼字義不明有害于理者多美音又妄得畫為之辯哉客曰鴝梟固托空鳥掉不同信如公說然此物形醜如此聲惡又如此不殺何侯予曰天與之貌也發之不止惡也

與之音彼雖欲不為此不可得也且天下形醜而聲惡者甚衆又可得而尽去刑花三病不殺耶應客已遂緘之

此物此上傷
如傳如此受莫有神也

二上圖自來人筆

書沈子公紀異卷後

天下之奇事獲傳與否蓋有幸不幸焉所遇之人賢而顯又得深於文者以為奇而紀之則其事傳或遇匪其人或文非名筆則不傳自古迄今皆然也故曰有幸不幸予讀沈君子公紀異卷而竊有所感予為御史時按閩至泉州府有童子黃姓者訟父寃未雪計其事已踰十年詢其始末言又無序不為理既倦而寢夢人被髮當戶而立其腹有剗刃為大呼曰我為人殺如何不理遂警寤明日訟者入此童子漫至諦視其牒則知有府案取閱之乃知其父甲與族姪乙爭田相拌過屠門乙取屠刀怒搥甲腹流血不得止即死甲妻訟于府乙逃入畝園止捕其兄繫獄且三四年考廟登極詔天下踈釋人命千連人其兄得釋事遂解又三四年乙知已辭沒婦三年矣童子弱屢訟不得行乙蘇蘇

俱故不復述予乃令捕乙并知證皆至一訊而承於是發府結正其獄夫此與全椒事絕相類但子公形接而予以魂遇畧有間耳今全椒之鬼幸遇子公賢而顯者也紀之者器之司成深於文者也又有子淵司業以下諸君題詠遂使其事烟瘴與將伯有申生之英共傳不滅而泉州之鬼泯滅無聞予是以有幸不幸之嘆子公命賤卷尾因附見之

跋群公手卷後

遷謫以東士大夫多以勑合者亡多有書存題然或指據太要
所期昨復氣朽所望或解意良是而不出手書則皆不敢留故
特取此數首粘為一卷藏以示我子孫欲求羊曇徐晦之風
尚未諸此者但云古人不可及則慙矣

惜志

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稊稗士而學也將以行道志苟不在則及不如由它途以進而能有立者矣閻道源清雖刀筆發身然其志不肯落士大夫後其丞吳江也庶幾慕著故吏部察遷崇慶州判官其判崇慶也亦以庶著故其去官而歸也現撫許公念其勞且負特移文資送之可謂不改其操者矣予昔討賊中京趙曾從事戎馬間今寓長樂數來相顧每依人不忍去失予死以罪廢而趙公已休老可謂每所為而為之者矣不改其操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其立志豈在士大夫後哉志能有立而人不知吾是以惜之作惜志

天王寺僧榜菴像贊

榜色類玉香則薝蔔菴而居之持此尊宿遠取諸榜得師之惜近取諸像觀師之形問師此形從何而具云在空中無來無去炳丹青堂法身天孰真而非妄小孰妄而非真

書顧禮衍張御史二詩後

其不善處事其得罪固宜其端人直士亦有哀其不幸而為諸諷諫者作者之心固不意其復生而俾之見其於長時小自死耳豈意當世有哀之者而况漫得親見哉某初下獄顧禮侍士廉作飲酒三章又於衆中每公言曰陸某何罪於是忌者勅某因併劾之卒得致仕張御史起溟方巡山西聞之作有感一篇及皇上嗣統上疏大畧云近且某於獄天下以為當然惟陸某天下知其有可賞之功而未知其有可誅之罪乞命有司從寬推寬若果當罪則罪之當釋則釋之庶可以服天

下之心既而起溟出知漳州府某至漳見其詩索得有感近者士廉寄代簡諸作中有飲酒乃老壯之并錄張詩於末嗚呼宋王招魂作於屈原沉湘之後杜子美八哀作於王忠穆李光弼蘇洵明李邕汝陽王璣鄭虔張九齡嚴武亡歿之餘其悽惋激昂至今使人讀之堪為流涕然死者不能知也故使有知當為之一字一涕矣今某幸遇聖慈寬大得全腰領待盡海濱得親見此二詩傷感之情實不自勝又意天下士大夫平生無怨憾者或尚有作而何由得見獨宜藏此特漫長歌以自慰云

梁壽軒記

直天王寺法堂北有巨石秀聳五屬岡阜右環溪流昔人刻三大字於石曰梁壽臺蓋以此石當山水間取知梁仁壽意也偶廣項于其前葺廡以居扁曰梁壽軒夫浮屠氏本學出世間法如其法則憂梁皆空妖壽一盡又何梁壽之足云今珣師揭以名軒必慕吾儒所謂仁知顧從事焉故揭之也然仁者字重不遺其體靜故壽知者周流無滯其體動故梁不知果於此有得邪無乃心固溺浮圖法而特以此文其迹耶溺其心而文其迹相去遠矣吾聞師初落髮於雪峯長傑人以為賢相摩迦住此山刻今二十五年矣山多田租不能不與俗混師雖不好以付後僧而退居于此已十六年矣日以清淨自適蕭然物外不涉煩惱仁知之驗似有全於心者也正當因其所明而詳以告之俾轉以開導其徒惜乎已老姑記之

鳳尾草

閩南毒熱無倫長夏熏灼秋乃屯况我衰年氣逾弱觸發滯下動澆旬飯香美美不敢喫時對茶生嗟噴扶持老翁賴藥餌地遠縱有殊未真篋中良方試將遍此得彼失效莫殊斯行固敬禦魑魅敢望

醫德保汝身土人為言鳳尾草不伏佐使無君臣濡水細攪取其汁軟病
去衆共矜偶有僕夫正同急擇腹急走如奔鵲俾之先試日停午病既脫
體猶未申老夫朝來亦擣飲非苦非滋非甘非辛不知其性果與熱俱覺投
疾能通神恍如曹公讀陳檄頭風頓失無眩胸又如華山忽崩地礫塞
斷黃河神農耨鞭既莫及南方草木又派豈知海窮山盡露自有
靈丹堪活人

甲申九月始

漁樵自為題伯全太守題

千江煙月老漁有萬壑晴嵐屬樵更世間好境何所無他處人多不知
處取爭利於市名於朝以爲爲利皆爲害生靈受本常理何事本皆
違錐刀君不聞陽翟大賈終還蜀武安如在己故又不聞從沈楚之
長弘已脫園還感聖若兩人浪迹溪山中名利之夢久已空泊舟枕擔

相與一譚味未必真是漁樵翁析新煮魚且共飲無死無生無毀譽叩
歎乃松下來風動延緣華間去

與林見素書

過蕭承款教連日及行又念、不舍又寵之以二詩感激倍萬然尚跌和
者非惟純唱不能和衆年遠寄亦無好情況也別錄拙詩二首乃別後作
於道中者衆其中亦有仰止意焉故敢以呈伏惟覽擲餘奧爲道如愛千萬
十二月廿日某再拜

漳浦縣學義田記

憲副邵公之督學閩中也造就學者以行義爲先其或未備文辭雖優
不在所取於是八閩之士咸在奮起脩德植義風俗加厚焉嘉靖甲申公
闕材於漳謂漳浦縣學生林貢行義文辭俱卓乎可稱擢居前列貢

感夫獎掖言于學曰竊見每歲貢士率有恥或師儒去官而歸亦有
贖諸生多貧窮輸之不時甚不稱禮意貢衣食乎先世遺田幸尚有餘
賴以地名月嶼之民田若干畝糧三石歲入租穀一百二十石有畸畝之學以
充前費其贏以葺學舍之廢損者學以爲然言之於縣以爲然言之
於公曰此義事也往者境內饑賁食其餓者而葬其死者吾悉知
之今復爾其爲義也誠遂許之且廣之曰用財之道周急爲先若遇
諸生婚娶失時喪葬莫舉衣食不充者於前租內量給以助贖修理
諸費乃下縣勒石于學以備稽考於是縣令林君汝松學諭某君某等
謂予爲記予聞古之善爲教者有以感發人心使之成教易俗皆若性之
自然而不知所以然三代而上治隆俗美由是道也蓋自典崇之官靡而
教化衰風俗薄其治漸不古若夫我明設學遍天下養士之盛自漢

莊子通序

予幼名元貞十七八歲時今名未定先柱國好讀莊子至不以物控志
之謂免愛其語因命名且曰西漢而下無此文章論物理無有能過之
者取其精刊而畧其荒唐可也某年教讀之頗恨郭象註不足以
發而諸家之說間見於音義中者亦多無雜更出郭氏下遂使奇文
粵旨藹而不通暢爲之開卷輒廢者屢矣及得罪戍鎮海將行客曰

懷中有莊子手肅齋口義可讀乃求得之行且讀焉於是乎何之不能
通者漸可以通猶在迷途而得指南也引而伸之特造手所通則夫所
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脫萬物者恍然若有會於心焉肅齋曰
此書自可獨行天地間初無得罪聖門者其知莊子深矣然曰所言仁義
禮樂之類字皆與吾言不同又曰必知禪宗解教而後知其言意竊以爲
未然此書所論道德性命仁義禮樂謂不與吾言異固不可謂果與吾
言異亦不可東坡云陽詵陰助實予而文不予斯言得之且後戰國數
百載中國始有佛法謂佛法之言出於此則可今謂必知禪宗而後知此
書之言意然則不有佛書莊子不可讀手肅齋從佛悟入故其論若
此耳又莊子之學無所不闕其用字非荀肅齋每曰以莊子讀莊子
可也而直以己意釋之坐是誤不少其既藉口義以通漢加深惡覺有
所得益分章斷句訓字析言與口義不能同者無下二三言處恐又而忘之
乃效註教體錄以成編名之曰莊子通使肅齋有靈必謂予曰益交情予
哀其舊所涉獵漫不漫記而泯成荒落無言可惜莫從考訂故漏尚
多不知他日漫得誰爲益交



宛子金如長沙人成化丁未進士拜御史正德七年以劾事歸家後以賊
賊于狼山職司拜兵部右侍郎更部武宗廟建於宛後復擢奉天
諸成務以兵部右侍郎兼巡撫自改定治法乃以村寨三處少堡
其雄傑以河城厚恩而任社稷而不死以終指難如古君子者
余以爲此其子孫傳其志也乃爲之記